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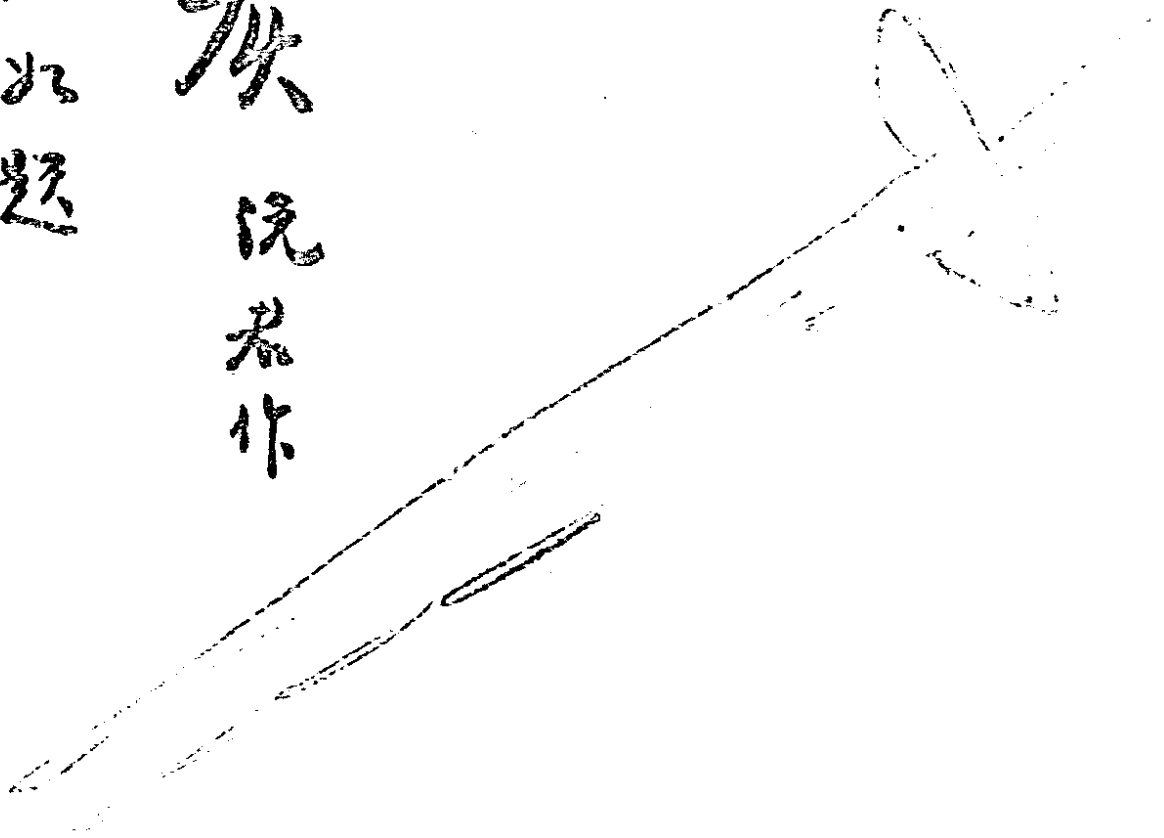


劫

灰

浣  
若  
作

所  
如  
題



劫  
灰

沅  
君  
著

我瞻四方，

蹙蹙靡所騁！

——小雅，節南山。

# 目 錄

劫灰·····	一
貞婦·····	一九
緣法·····	三九
林先生的信·····	四七
我已在愛神犯罪了·····	五九
晚飯·····	七一
潛悼·····	七九
EPOCH MAKING·····	一一一

## 劫 灰

故鄉是我的慈母，北京是我的情人，我是個爲了情人的愛而忘却慈母的愛的蕩子。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太過分。着實，七年的旅客生活竟把我思念故鄉的心苗連根拔去了，報紙上登載的老洋人在河南鬧得那樣凶，我看來並不覺得怎麼樣的動心。

前天，我的二兄從家裏來了。他和我談了好多我離家以後的事情之後，我問他現在我們那裏土匪是否還是那樣猖獗。他靜然而且很驚訝的反問我，「郝莊同和尚莊都被他們燒掉了，你不知道嗎？」也不知怎的我的恬靜的心中忽然感着失了故人似的悵惘。我沉默了好久。二兄見我如此，以爲我談的煩氣了，便披起大氅辭了我，往別的同鄉



那裏去了。

我沉默着把他送出宿舍門口，回到自己房裏還是在沉思之中。浩劫！我們的鄉里近十幾年來那天不是在浩劫中討生活！

記得那是宣統二年冬天十月的事。我剛從書房裏背罷詩經出來，在停放我父親的靈柩那間屋前的蓆棚下，我母親作棉衣的「活攤」旁，逗我養的花哈巴狗打滾，學人立着走，我的叔父忽然而面帶愁容，很張皇的來了。他連坐也不坐便同我母親隔着做活的案子低聲談話。那時，我的小花哈八狗打滾打得正好。我那有心思去管他們說些甚麼！不過他的面上的恐懼的神氣，委實使我不得不分部分心去留意他們的話。只聽母親說：

——是王八老虎罷？

——不是他還有誰？還不是因爲山坡那回事嗎？我叔父回答。

——呵，若果照那帖子上說的如何是好？媽你二哥的靈柩……  
反正我總不走的一個老婆子家……。

我的母親急得眼淚都流了，聲都咽了。

約有一刻多鐘的工夫，我叔父便去了。母親雖是愁得皺着眉頭，却還照舊作活，並且作的格外快，好像有人催着要穿似的。午飯端來了，我母親也不好好吃，只望我父親的靈前的遺像流淚。午飯後，她帶我到一間樓上，把所有的棉衣都找了出來。該穿的都替我穿上，說是我叔父說的王八老虎要來報仇了，我們一家都要到別處躲避。她因為要伴我祖母同我父親的靈柩走不了，決計教我跟我二嫂三叔母到城北林莊去。我當時雖然不十分了解土匪和報仇的意義，但是聽說土匪就是所說的紅鬍子，想來他的樣子一定是很兇惡的；既然說是報仇，那末來了自然是見人便殺，見東西便毀，我的腿也有點發抖了。



林莊是我家裏的別墅之一，在城北三里泚河岸上。那裏有我家八百多畝田地，二百多間草房，六十多間瓦房。草房多給佃戶住了，瓦房是伯父養病的地方。我家離這裏有五十多里路，那天我們坐的又是牛車，又是吃過午飯纔起身，所以摸了兩三個鐘頭的黑路纔到了林莊。

此地雖說離山遠點，比較我們家裏安穩的多了，但是我一夜也不會安眠。我一心記念着怕王八老虎果真來我們家了，並且運用我在小說上得來的智識構成種種不幸的幻想。那一晚我的被子裏似乎較平日格外涼而且硬，老也暖不熱。

在林莊整整住了一個多月，我母親見沒有甚麼事便把我接回來了。不過王八老虎是個出沒無常的土匪，而附近的不務正的人，又利用我們怕王八老虎的心理，故意造些謠言嚇我們，以報他們的私仇。所以回來之後，我母親總不教我們脫衣裳睡覺。每天晚上，只要一聽

見附近的狗叫，或者重物件從較高的地方下墜的聲音，我們都不敢睡着了。我母親也叫醒了老媽子一同到院中觀察動靜。

有天晚上十點多的時候，忽然村的附近傳來三聲槍聲。守村的人們在瞭望台上，更看見莊東頭半里內有三五點燈火。於是大家都確信是王八老虎來了。家裏的人除了用人人都從西院的短牆跳向賣豆腐的安家，蹲在亂柴堆裏，後來我叔父也翻來了。他說這樣還不妥當，他們一定會過來尋的。大家隨又向莊東豆子地去躲。那時正是秋雨纏綿的時節，雖那一天下午不曾下雨，然而地下的軟泥，還是一踏便吸住鞋了。但是在那危急存亡之秋，除了自己同家人的生命，身外之物如金銀財寶還是視同敝屣，何況兩隻青老布鞋！於是我們家十多口加上安家母女，便拖泥帶水的加入隣人們逃難的隊裏，向莊東那塊十畝的豆地奔去。

田地本來是較別處格外鬆疎，加以久雨未霽，所有的土都被那些

淫雨和得同年三十打的漿糊似的。豆葉自然也是濕漉漉的。然而我們那裏顧得這些。天太黑了，怕迷了路再跑到土匪羣裏了，我們這一羣多是手扯手的，有的人跑得慢，有的人跑得還沒有到豆地的時候，已是連爬帶滾塗得滿身糞泥母豬。好容易到了避難所，一個個毫不客氣的拚命往豆棵下蹲，只聽見一陣足踏泥的聲音。豆葉子上積的雨水經過這一陣動盪，便雨似的落了下來。於是從前衣服未曾弄上泥水的人，這回也弄上了。

秋蟲絕不爲人們的大難臨頭了而停奏牠的哀吟。遼闊的天空，由豆葉縫中望去，覺得星都似滴溜溜的要落的樣兒。墨色的四野，有幾點時隱時現的鬼火在閃耀。這是何等淒清之景呵！但是我們伏匿在荒野的這般弱者，終覺得背後便有土匪的明晃晃的刀往前刺呢。

最慘的是陳二嫂。她的三妞被豆幹刺了哭出聲來。她怕土匪聽見

了，趕快用手搗住她的嘴，直把這個三歲又白又肥的小女孩悶死了。還有安家大姑娘，怕土匪捉着，直向地的中間爬，竟掉在一座爲雨所壞的大墓裏。墓裏的水直齊到她的腰間。她始終不敢出一口大氣，整整在那裏浸了兩個鐘頭，次日便臥牀不起了。聽說到現在年年清明，十月一，在安家大姑娘的墳上，還常看着白髮鬢顛巍巍的安大姑呢。

固然後來打聽的結果，知道放槍的並不是土匪，是畢店同興泰帶着鄉勇接他們的貨車的，這次只是虛驚。然而千真萬真的，聽說好多親戚們，不是房子被燒了，便是人被拉去了，而我們家又是和土匪結下怨的，怎能以爲這次是虛驚便不怕了呢？

民國三年大股土匪白狼被兵在母豬峽打敗了，大家都加額相慶，以爲天下可以從此太平了。誰想零落的餘匪，却大助了我們縣裏的土匪的威勢。他們有新式的便利的槍，又是經過仗的。自然怯懦得羊似的

鄉下人，一聽到他們的威名：早就三魂嚇得少了二魂了。六月初三破了畢店，十八破了湖陽，二十一破了元潭。不上四十天的光景，我們縣裏只賸有崗柳同我們鎮上是巋然之靈光。崗柳是個鄉寨，雖裏面住了幾家二等的士財主，然而所謂財主者，只是擁有幾千畝田地而已。你想在他們家搜出來三百塊五百塊現的，簡直是百不抽一。要首飾罷，又因為他們家裏那些太太多是理財大家，出嫁後上了墳，回罷門，便將那些滿冠半冠九鳳尾之類都廉價出售了。賣來的錢都拿去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去了。況且在這種兵荒馬亂的年景，只有傻子嫁女兒的時候，纔多爲她置辦首飾呢。」有此種種原因，所以那些英雄好漢，都不曾將崗柳放在眼裏，而我們住的寨却成了唐僧的肉了。

七月十三那天，外面的風言風語的說他們在打祈宜之鎮。十五六兩天，他們居然派飯到姚壺了。此地離我們的寨只三十里。專打大棒的趙

大爺，此時已聞風先遁了，鄉愚們更只有把他們當祖宗供的分兒。逃往寨裏的人越多，寨裏的居民越驕傲。「哈哈怕甚麼，白狼破了多少大城池，從我們這寨外十里內過，連一根草都不敢拔；何況在這時我們的寨的四門都封了，生意都移到寨外了，閑人又進不來了，晚上家家出人守寨，新近又添了幾十枝槍！」街坊們每談起都是這樣自滿的說。廿三那天晚上，剛吃了晚飯，我和我母親正在問伯父爲甚麼黃玉茹來了，我們三姐不一同回來呢，我五哥忽然從外面跑進來說：「二嬸十妹都快把破衣服換上，珍貴的東西也快檢檢。今天晚上過不去，因爲剛才局裏人來說，傍晚時候往北門混進來個形跡可疑的人，後來各家都查遍，已經不知去向了。……」說罷又匆匆的出去了。不到一刻鐘的工夫我七哥又進來，說：「三嬸們我已通知了，萬一晚上有甚麼意外之事發生的時候，你們一聽着槍聲就趕快去躲在小戶家裏，我們都要上寨，怎有

王夫來顧家眷呢！媽，請給我找件藍粗布褲褂吧。這白衣服是穿不得的了。」我母親給他找出衣服打發他去後，便將那天早上剛從同盛行起回來的錢檢點了檢點。元寶三個藏在窗根陰溝裏，二千多張票子裝在破布袋裏，放在房裏一隻未鎖的皮箱中，預備逃去的時候，進來就拏去的。其他較寶貴的金玉之屬，都早已埋在地窖子裏了，不用臨時張羅。最後向五嫂借了兩件布衫兩條破褲子，向李嫂討了兩隻大而有尖的鞋，仿照鄉下檢柴的婦女們的樣子裝扮起來，又叫丫頭小興到廚房摸了兩條燒火棍拿來拄上。這種滑稽的樣兒，我們是扮慣的了，所以也不覺得害羞。這時雖然外面的風聲很緊，而我們都是半信半疑的斜倚在涼榻上望着皎潔的月兒。想不到這幾年來的兵燹之福，竟成了我母子們消夏夜的資料了。一等也不見動靜，二等也不見動靜，十一點時候我們倆便相繼熟睡了。也不知我們睡了多少久在夢裏忽被拍拍的槍聲驚

醒。我眼還在眯着，便挽住辮子拉着我母親挂上燒火棍往外走，走到第一層院口，逢着我伯父的媳婦，大嫂。我母親說：「你三嬸哩？」她說：「一刻就來。小孩交給孔嫂了，我抱不動。」說完這兩句話，誰也顧不得其他了，一行人踉踉跄跄的順着東牆根往北走。我們原是想從北門逃出寨的。但是一則因為陣陣槍子嗚嗚的在頭頂上飛，恐怕萬一落在身上，二則土匪既有三四百人，北門想也圍起來了，所以改變計劃向趕大車的方四家躲。還未走到他家口，忽然從西來了一羣人說，北門開了，走吧。我們也就加入其中跑出北門了。

離北門不到二里便是一道小河。平素河水只有半尺深，河上還有橋。這年因為夏天雨量過多，河水收受山上流下來的雨水長到二尺來深，橋也被沖毀了。逃難的羣中許多都是整家的，到了河邊，那些婦女便伏在她的父兄或丈夫的背上渡了過去。我們既然沒有人來背，只



好帶着鞋襪衣服一齊下水亂跑，素來不善走路的我們，又帶了這半身濕衣服，過了河不上半里，月光下曠野中只騰我們母女三人了。

「二孀，你看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們娘兒三個了。此刻別說是土匪來了我們無可逃避，就是有個歹人來截我們一下，我們也只有束手就縛。十妹已這樣大了。」我大嫂嘆息着說。「陳姑娘不要怕。人到此刻只有聽天由命了。你聽，寨上的槍聲已不似先前鬧了。也許是土匪打不過隊上而退去了。唉，但是不知你三叔同你伯父及那些姪兒們呢？」我母親本是想安慰我大嫂的，說到這裏她的聲也咽了。「他大哥守的南城。二孀，槍聲不是從南邊來的吧？」她已哭得不成聲了。當我們正在悲泣之際，忽然黑黑的來了一羣人，我們登時嚇得往沙灘上張家立的節孝坊後躲。只聽見那羣中的一個說「東西沒拿不要緊。」音調非常的熟，母親便冒着險大聲問道「那不是李亮臣先生嗎？」那回音

果然是「是」。「你是二太太吧？」我母親回答了他，於是我們三人便有了依附隨他們往他們一家親戚家裏去了。

他的親戚家離我們的寨還有十里路，走到那裏天快亮了。他的親戚待我們很好，讓我們在他家睡，他們派人去探信去。但是我們怎能睡得下去呢？

我冒着露水面向南望，氤氳的曙光中，在我們寨上居然有三處火起，一處靠西，一處靠北，一處靠東。三處火好像賭賽似的燒起來，越燒越大。剎那間南半的天空都變紅了。「西邊一定是悅來家，東邊一定是福盛館。但中間一處是誰家呢？」村上的人亂雜的嚷着。我們何嘗不知靠東的定是我們家呢！但是未經別人證明之前，總自己安慰自己說自己的視覺錯了。現在大家居然證明東邊的火是福盛館了，你說那時我們心中是甚麼味兒？那時我們所能作的只有對天狂呼請老天爺

保護我們全家平安，我們只會南望流涕。

我母親念家心盛，一看天大亮了，便同李亮臣的太太回寨去了。她回去時候原說教我們在那裏等家裏車來接的。不過經了這次慘變之後，誰不想趕快到家看看家人都安全不安全！所以我們不會等到車來，只聽到土匪確已走了的消息便也回去了。那時太陽剛出到地平面上，遠村還半鎖於曉霧之中，草上的露水還是濃濃的，走過去鞋都是溼的，那種清香也復沁人心脾。明知土匪走了，但是平素聽說土匪常常因爲一時未尋得財物，或是未找着要報仇的人，會走一刻還來的，所以仍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路上行人三五成羣，議論紛紛。有的說：「到底是福盛館的積行好，雖說一座堂樓被燒了，累代的積蓄只贖了一堆灰燼，然而人還未傷。有的說：「這次祈宜鎮破了，除了西頭李家，誰家損失也敵不過福盛館。裏堂燒了不算，大少和五少還都沒有尋着哩，只怕是被

架走了。……哼！三千五千能贖回來還是萬幸呢！」我大嫂本有咯血之症，當他聽到大少失蹤一句話，簡直連甚麼話也不能說，只叫了聲「我的……」吐了一大口鮮紅的東西便暈倒了。我本來就是沒有用處的，況且那時又是十五六歲的小女孩，猝然遇見了這樣的事，自然只有用身子靠着這氣息奄奄的嫂嫂含淚祈禱上神，請他早派救星來到。

太陽漸昇漸高，看看時已近午了，方才遇着和我家隔壁邵家的接他家的大相公娘子同三奶奶的車將我們帶回去。

寨外的一切還是仍舊。吳家的節孝坊，田家的桃源，都不曾損失分毫。寨內可不然了，鐵頭穿胸的屍骸，棟燃梁焦的房屋，呼兒喚女的哭聲，構成了比書上描寫的地獄還慘毒萬倍的景象。至於我們家裏原是土匪存心破壞的中心，其景象之慘悽更是不必說了。雖然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家裏的用人和我二哥五哥六哥都已經回來了，院中的屍

骸都抬走了。火也熄了，然而由大門到裏面，滿地都是血跡和衣服和打碎的家具之類。每個屋裏都堆了好些半燒毀的木器。院牆角發現了一隻耳朵，客房內條几上發現了許多肉屑。據老廚子說當他回來的時候廚房還有血污的下衣。肉屑大概是劉家三少的。他也是紳士之一，治土匪是頂出名，頂能幹的。所以他們特地把他抓在他們的首領面前亂刀剝碎了。土匪首領那天晚上，大約是以我們家的客廳作駐節之所的。血污下衣怕是興隆太家姑娘的，因為老廚子說，他是躲在東寨牆下亂葬墳間，所以他回來最早。他回來時，看她在二門下吊着，還是小吳同他把她放下來呢。至於她怎會來到這裏，那怕只有死者知道吧。

大約在下午一兩點鐘的時候，我們家裏的人大半都回來了，就是未回來的也都有了下落。原來我大伯同我二，五，六，七哥守的是東牆。他們直守到有十幾個土匪從十字口過來向他們放槍的時候，他們

方逃性命。我大伯年邁力衰，跳過牆去就將腿跌折了。幸得我二哥五哥也逃來了，才算將他抬到河東岸高粱地裏躲着。我六哥七哥見匪來了，就順着圍牆往北逃，直逃到北門附近，忽見一股土匪來，遂從牆上跳了過去。據他們說好像有神佑似的，不然怎的三丈來高的寨牆，跳時只覺得同門檻一樣？

今天聽我六哥說我家的兩個別墅已被焚毀的消息，使我想起這一段悲慘的往事，又使我想像出我們故鄉的景象——無數的劫灰。



## 貞婦

「那裏的野女人？陳總長的三小姐纔是我的媳婦呢！打！打！」  
慕鳳宸兩眼發出比豺虎還要殘酷的凶光，怒髮衝冠拿條馬鞭子劈頭劈臉向何姑娘亂打。

「哎呀！真硬心啊！不認我也罷，何必這樣竭你全當行好！」何姑娘覺得滿身痛不可忍，口裏哀求，身子却竭力掙扎。但是強橫而多力的他，抓着她直像鶴子抓小雞一般，那能掙得脫。正在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當兒，有種天崩地裂的聲音襲來，原來是四眼（狗名）將早上喝「糊塗」的飯碗扒打了，方才的一切都是夢境。

突，突，她想到夢境心還似小鹿是的跳着。



『從此斷了念吧！每次夢見他總沒有見過他的好臉！』她幽幽的自己說了幾句，兩泓清淚又在她的枯瘦而燒得飛紅的臉上流着。

『薄命！薄命！三個月死了父親，五個月死了母親……只說長大了可跳出火坑，又遇到那母老虎般的婆婆，沒良心的男人……』她由這場惡夢，又聯想到她不幸的遭際。

『錢怕是建章拿去還賭債了，偷梨的總是建義』她因為連日發極高度的熱，舌頭乾得同枯葉一般，簡直不能打灣，很想吃點解渴的東西，不意向床裏一摸，再也摸不着前天高四嬸送來的「粗皮香」。不獨梨摸不着，傅舉人家送來的四串枕頭工錢也沒有。「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得」此類的委屈是她的家常便飯，何況這點小事？偷偷的，低低的都魯兩句，此事便算了結了。

望望縱橫不滿一尺的東向的窗戶，太陽已經全出去了，大約此時

已快晌午。欠起身來，想坐會子，免得腰疼得折了似的，那知身子還未坐定，整個的房子都旋轉起來，立時頭昏眼黑，只好躺下，靜聽着，有人從窗前過時好求他給點開水。

『二嫂，你的精神真來得，要我這樣拚，就沒有命了。我們四個人拚你一個。』啞喉嚨的分明是何三奶的聲，大約此時她們又在堂屋裏間打牌了。

『那有的事，這兩場因為精神來不及，差不多輸的認不得家了。』吱刺刺的聲音尖得刺耳；無論誰，只要是會過邱二奶的，都承認是她的玉音。

『何三嫂你這幾天的運氣真好！建義昨天一軸贏了「串八子」！』賣豆腐家說。因為她娘家是棗陽人，口音和本地不同，一聽都知道。

『你聽那娃們瞎說，沒輸，就算運氣了。』何三奶雖竭力否認賣

豆腐家的話，可是她說話時高興的音調，已將賣豆腐家的話證實。

『老吳泡茶來。世間可有像你這樣「摸索」的人？只管說今天晌午蒸一饅，飯要晚點，怕客們頂不着，教你打幾碗荷包蛋，炕盤饅片來，直到現在還沒有摸出來！』何三奶喉嚨本就有點啞，這樣提着嗓子一叫，真像敲了陣破鑼。

登登，登登，一陣連跑帶跳的足音，自遠而至接着又是個小女孩唱曲的聲音，那羣牌友的高言偉論，都因此聽不真了。她唱的是：

『拿起線蛋往東纏，纏得蝴蝶鬧花園；拿起線蛋往南纏，纏得蝴蝶戲水僊；拿起線蛋往西纏，纏得大紅袖襖繡花邊！』

『小九你乖的很！你看廚房的鍋要是開了，教老吳端點給我喝，渴死了！』她由歌聲及足音斷定自外進院的是她的小姪女，小九。

『你不會教老吳？又不是啞子呢？我使不動她。』『拿起線蛋往

北纏，纏得八摺裙子罩金蓮。『她叱狗的似的搪塞何姑娘兩句，又洋洋得意的唱着她的曲一溜煙跑了。』

『唉！連小九都這樣對待我！她自從不吃奶，梳頭裹脚，穿的戴的那樣不是我承當？現在看我不能伺候她了！』想不到小九也如此可惡，不禁瀟瀟的歎息了兩聲。

小九的唱聲剛遠得聽不真切，那羣牌友們的談笑聲便起而代之。

『你們看老吳多麼笨，打雞蛋，竟做得這樣老，這吃了不頂心？』何三奶挑剔端來的荷包蛋。因為她看見碗裏的雞蛋的黃，在白薄的地方，並不現出蛋黃的柿黃色。

『也吃得！』

『不是外人！』

客人都這樣的勸慰主人。

『可是，三相公娘子，你知這事嗎？慕寨的老太太死了；三少爺，慕鳳宸你的妹夫，已經奔喪回來了——你大妹的病這兩天怎樣？』東倉房的三奶奶向何三奶說。三奶奶的外號叫「包打聽」，所以無論誰家的事，她總先知道。

『啊！啊！慕家老婆死了。你別提他姑啦，幾個月都未洗，有的大夫說不是病。要是這樣，不愁壞人？』何三奶的聲調頗與平日說話不同，若果在她面前時，總可看見她擠眼撇嘴，做種種輕蔑人的表示。

『她不是怪莊重的人？』邱二奶問。

『心裏做事的人多着呢——』賣豆腐家像接何三奶的腔是的說。他們的聲音忽然低微，以後她便聽不清了。

棉油燈本來就同螢火蟲似的，何況又是一根細燈草？這種微小，

暗深的光將屋內煊染得賽似包丞相審官司時佈置的森羅殿。更因屋窄窗小之故，牆根，床下的潮濕氣，久病者的被褥衣履的汗穢氣，能使吸慣清新空氣的人嗅之頭痛，作嘔。何姑娘躺在張破床上，下半截身子，蓋了床舊織花薄棉被，被上有斑斑點點的血痕，是她前兩天流的鼻血。床前的破椅上擺了隻缺嘴茶壺，兩碗看去不黃不黑，喝着又苦又澀的茶。因為老姑娘回來了，故何三奶有此特別待遇。

老姑娘是個面目慈善服飾樸素的人；年紀約在五十左右。她坐在何姑娘的床沿上，拉着何姑娘的枯瘦如柴的手。大約是姑姪們方才又提到何姑娘的不幸的遭際吧，不然何以她們都是滿面淚痕。但現在因為何三奶在側，難免有不能教她聽的語，所以姑姪倆都默默無語，惟以淚眼相看。

何三奶坐在靠山牆的板凳上；是個中年婦人。穿了件淺藍半舊布

衫，紫巍巍的由綠色洗成的「竹節褲子」。「半欄脚」幸還周正。頭還光，「蘭花髮」梳得將眉毛都蓋去半載。眉目很清秀，只是瘦得皮都黏在骨頭上，而且臉上帶種抽鴉片的特有的灰色。有兩三個半寸長的琥珀色的指甲，可知她是個什麼事都不要親自做的有福人。當何姑娘姪們噓唏相對的時候，她同沒事人一樣，抱個水煙袋，咕嚕，咕嚕的抽個不住。

『姑啊！前天聽見三姑奶說：慕家老太太死了，他也回來了。我想到慕寨看看，你看怎麼？』何姑娘首先破了這屋內沈悶的空氣，低低的問老姑娘。

『你別執拗了吧！妞爾！三姑奶的話雖然是真的，可是他要是個有良心的人，何至于在外國相與洋女人，把你丟得上不上下不下；要是那慕老婆子歡喜你，也不同她娃擰成一股繩。況且你現在一天吃不

上一大碗飯；發燒外還三天兩頭吐血或流鼻血。『老姑娘是何姑娘的親姑，從來看她同自己的女兒一樣。她對於何姑娘咬着牙替慕家守貞的志氣固然極贊同，可是她覺得何姑娘這回到慕家去，除了惹氣添病外沒有什麼好處，所以極力阻攔。

『唉！姑喲！我又不是啥小娃，二十五六的人了，啥事我想不到。我生是慕家人，死是慕家鬼，……只要，他讓我死在他家，就算他有良心了。像我這樣沒福的人還想啥名利！』她雖是詛咒生贊美死的人，但求生乃人生的本能，說到此處，也不禁抽抽咽咽的哭了。

『姑啊！你老人家別攔妹吧！一則妹是賢慧人，你不教她去盡孝，她心中不舒坦，二則人誰沒有天良發現的時候，慕三少見了妹也許想起往日夫婦的情腸，接妹回去都沒準。』何三奶極力慫恿老姑娘，但神氣很坦然，許是因爲這堆狗屎有送出門的希望吧。



『你既是一定要，也只好由你；不過要等病好點時候再講。』姑娘知道她的病全生于精神上的痛苦，事事不遂心；所以不敢去違反她的意思。但心中總想推一天是一天。

『那末姑啊！你可要給我裁身孝衣。他家一定不會給我預備孝衣。你裁衣好教東庄二姐做；姊妹們各得怪好，她總肯。陳六娘借我有十串錢，方家還有三四串衣裳工錢沒給我，這些錢也够買布同祭禮了。』何姑娘如此囑託她姑。

『妹，回來時帶的一千串錢我還在使着，這幾乎老說還，老還不上。妹要啥，我這裏有零錢。』慣于說空話敷衍面子的何三奶又在賣弄故智了。

『嫂子說那裏話——因為我命苦這幾年不知道累費了哥嫂多少。陳家方家的錢也該要了。』她勉強對何三奶慘然笑，表示她的感謝的意

思。

這是慕老太太開弔的第二天。

雖然慕鳳宸只是個學生，回國來在財政部任事，但在沒有見過世面的B縣人的心目中「洋翰林」，已是人間的闊角色，何況見月有人送來二三百塊白花花的大洋錢。所以慕老太太開弔的消息傳出後，親友們不用說了，就是素日和慕家無大交誼的人，也厚厚的備了份禮，來結識闊人；別的人不講，就閒住房的阿狗還稱了十斤紙送來。此外還有種使附近鄉人趨之若鶩的原因，就是，慕家這次喪事辦得異常闊氣。據說這兩天慕家前後院都搭着棚；棚前還有成對的斗大白湖縐彩球，隨風飄舞；除了最後最前兩層院外，中間兩院的棚下都擺上桌子板凳，以便開流水席。堂屋階下磚砌的化錢爐差不多有一圍粗細；東西廂

的檐下都坐滿了女客們帶的老媽子和小孩，菜罩子和金銀山簡直數不清；金童玉女的衣服都燦爛奪目；緞子幃子白竹布輓聯因爲屋內已掛滿，有些都掛在棚下。餘如喇叭，嚮手，和尚，道士，自然應有盡有。

這天下午是大姑太太上祭。母女情重，姑太太拍着棺材哭得哀哀欲絕。大老爺弟兄們太太太妯娌們，開頭也是陪着哭，後來覺得姑太太哭得太痛，深恐有傷身體便相繼收淚來勸她。

『三老爺，外面來了兩個女客，一個是病的。她們說那病的是三……三太太不是在天津沒有回來嗎？』當大家正在勸姑太太時，小伏計芸兒來報了這個消息。這個消息真離奇，大家都爲之發呆了。

『你三叔，八成是何姑娘。既然來了，教她進來？』大太太問鳳宸，因爲何姑娘是他的人。

『好吧！』鳳宸毫無成見的回太太這句話，可是心中頓感種非酸非苦更非甜的特別滋味。

芸兒剛出走，接着就是兩個黑胖胖的小夥抬進來個三層的食盒；盒蓋上縛着兩大捆紙。大太太忙過來，將食盒打開。第一層是：一隻二斤來重的雞子，一條尺半長的鯉魚，一個二斤重的「肉方」。第二層是：十一個六兩重的大饅頭。第三層是：一封籤子香，一掛「五百頭」兩錦箔。『現在啥都貴，這份禮怕要花了四五串。』大太太看罷這些祭品，暗中估量了一下。

供物還未擺好，一羣客人已擁着那兩女弔客來到後院。只見那兩女客：一個是年約五十歲的老婦人；穿了件嶄新的老藍竹布衫，墨羽緞褲子；兩隻還不到四寸長的小脚，收拾得周周正正，穿雙青緞子小鞋；就她的神情和舉止上看，出身並不微賤。一個年紀却不大，只是

病得骨瘦如柴，面黃似土，上氣不接下氣，披麻帶孝；半倚半靠的坐在張大圈椅上，由來福和黃老大抬着。

『你到底是誰？』

『慕家三太太，何家姑娘，有小三那年休回去的。』

『可惜了咧！從前真是個「樣支支」的小媳婦。瓜子面臉，有幾個碎白麻子，幾年不見，現在竟糟塌成這個樣子！唉！』

『這樣，還來燒哈紙？』

『方圓左近，誰不知道何姑娘是真節女！前年楊鎮的局長顏大老要娶她做填房，她還不肯。』

兩個女客剛走進二門，東西廂的檐下坐的女客們已紛紛議論起來。

大圈椅抬到堂屋階前便放下了，爲的是屋內都是女客。

『那位是大太太？』安詳而有閱歷的老姑娘問身旁的老媽子。那個老媽子忙到供桌前向大太太低低噓了兩句。

『方姑娘你來照護下供物，我去同客說句話。』大太太向素來不愛管事現在在階上站着看熱鬧的二太太說。

『這想就是你慕大嫂，我是何姑娘的姑。因為她病得很沉重，一個人來我不放心，所以跟來。她是不能走動的，你可以教女嫂們抬她到靈前。』大太太走過來時，老姑娘向她道了個萬福如此說。

『好，好，原來是何大姑，』知禮的大太太忙回了個萬福很謙遜的說。回頭又望着旁邊兩個膂力方剛的老媽子說：『老李，老胡，你們把三太太抬到靈前。』

老姑娘代表她的姪女拈罷香，奠罷酒，照例來到靈旁哭了幾聲，經大家一勸便收淚起來，到她的姪女身旁。何姑娘望着成雙成對的哥

嫂，和狠心無情的夫君，心裏比刀剜的還難過；滿想借着這哭婆婆的機會，把有生以來在過繼哥嫂，婆婆，丈夫跟前受的委屈，和慣于欺凌弱者的人們的冷嘲熱諷，都痛痛的哭出來，無奈氣力不支，有淚無聲，只有哽咽的分兒。

靈前的景色本就慘澹，再點綴上個，受盡命運的蹂躪的垂死病人，雖在青天白日之下，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在場的人都感種深夜置身叢墳的恐怖，悽惶；都覺人生只是一幕悲劇。連往日曾與風助浪，陷害何姑娘的姑太太也爲她的恐節癡情所感動，本來是同二太太，大太太過來勸她的，反到哭得抬不起頭來。這種悲劇的空氣愈來愈厚，剎那間，一室之內，無人不珠淚紛紛。

『慕相公，他姐有話，同你說。』老姑娘含淚走到鳳宸面前傳達了何姑娘的意思。

對於弱者的同情，對於已往的孟浪的行爲的懺悔，視她如同路人，而且久經世故的鳳宸，此時竟面色慘白，呆如木雞。當年自己靴帽藍衫，十字披紅同她拜天地，祖先的情形；洞房相對，自己的傲慢涼薄，她的婉順嬌怯的情形；她被棄後，精神方面的失望，物質方面的窮乏；一切，一切，都夢一般顯現于他的心目中。

在此理性失了統御的能力，感情極力暴動的態度中，鳳宸迷迷胡胡隨了老姑娘走到何姑娘的椅前。

『也算是夫妻……一場！是我……我前世……燒了……斷……斷頭香……你……你爲……啥？……生是慕……人……死……鬼……』五年來爲他蘊蓄的愛戀哀怨，只迸出了這樣點斷斷續續的零語！她拉着鳳宸的手，淚如湧泉。緊接着，喀，喀，咳嗽了陣子，老姑娘忙用手巾去接着要吐的東西；「葱白頭」手巾上沾了不少紅迹。



『何姑娘！』鳳宸忙用向來對她不會用的誠摯，溫柔的聲調，含淚的叫她一聲；但對方默然無語，惟見她的頭漸漸向左邊歪，握他的手也漸漸鬆了。

慕老太太的勢，何姑娘也于廿八日出殯。原來在她弔喪的第四天，她這個人生悲劇的主角，已下舞台。她的墳就在慕老太太的墳的旁邊。墳旁有塊小小石碑，上鑄『貞婦慕門何氏之墓。』她的目的竟達到了！

『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  
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

——季樹芳刺血詩——

一九二六，六，十八。

附註

「糊塗」是用高粱麵拌的麵湯。

「串八子」即一串左右之意，

「竹節褲子」在褲腿中間鑲一節青布，釘兩條花辮子。

「半襠脚」即中等脚，不大不小之意。

「鬃花髻」將額上的頭髮分成人字形然後拉在後面纏在上髻。

「肉方」將肉裁成長方形，是種祭品。

「五百頭」有五百個紙炮的爆竹。

「樣支支」即狠俏的意思。

「葱白頭」即極淺之淡青色。



## 緣 法

要知道玉貞的死於雄東有什麼影響，只看從她死後他的悲痛思慕的樣兒就得了。

她雖然死後只有兩個月，他却另換了一個人似的。豐碩而偉岸的軀體，現在只賸乾骨頭了；少女般有紅似白的面龐，已和害了三年癆瘵的人差不多；再配上四個月未剪的頭髮，（原來自她病後他除了照顧她外。什麼事都不做）未刮的鬚鬚，深陷而發呆的一雙眼睛，更襯得他一分像人，九分像鬼。

他的家人恐怕他要瘋癲。這決非神經過敏之論；他確已上了瘋癲之路，固然有時神志也還清明。自從她死，他不許任何人進他的房。

她病時蓋的被子，還在牀上亂堆着；她死的前一日吐的血，還在地板上凝結着；以至殘脂賸粉，茶鏞，藥瓶，一切，一切都保持着她死前的秩序，他不令人動這些東西的理由是她的靈魂夜夜還來伴他，若果房中的秩序改變了她便不來了。雖在三伏天，大家都揮汗如雨的時節，他也常躲在房裏，不蒙着被痛哭就抱着她的衣物或遺像熱烈的親吻；有時更喃喃向空氣說話。最使他母親害怕而且驚異的是：有天老媽進房叫他出來吃飯，他竟撲在她身上，撲着她叫『心肝呵！可想煞我也。』

雄東有個叔伯舅，姓趙，是西鄉出名的「土疙疸」。雖然他見年總在治買田產，可是每年過冬總是那件黑棉布擻尾巴小棉襖，老藍布棉褲。除了親友家有紅白事，他那件毛藍竹布長衫，黑瓜皮帽是難得

見天日的。什麼地方公益事更莫想教他拔個毫毛，人家都說是吝嗇的報應，他雖曾生了三五個子女，大都於未成人時死去，只有三姐長命現在還活着。不過她雖可以慰安那對老夫妻暮年的寂寞，可也是他們的一頂愁帽。因為她既黎黑多麻，身材賽似排缸，他夫妻又想她嫁人家的獨子，免得妯娌間惹氣，所以芳年過了三十尚且待字閨中。「女大不中留」年景又荒亂，她父母着急自也難怪。

像雄東那樣二十多歲的淨房，每年還能掙二三百串錢，家裏又只一雙老親和個十二歲的小妹妹，就在別人也看做好媒，自然趙老夫妻視爲千載難遇的機會。

因此，向來在屋頂上開大門的趙四爺，居然破例到集上買了些肥肉，和些海參，魚翅，油魚一類的海菜，請了王翰林家的大師父辦了莫豐盛盛的「八大件」，款待他的久不回來的老姑娘。——雄東的

母親。

除了這桌空前的酒席外他們老夫婦求親的方法是這樣：當他們老姑娘剛到屋吃罷茶時，他倆便拜花堂是的，雙雙跪在她的面前，無論怎樣拉都不起來，口中說道：『你五姑，這門親你總得答應。——你全當可憐你的姪女，你的老哥老嫂子。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三妞老說不下人家怎樣好？你做姑的忍心看她將來扎老女墳嗎？——自己的姪女總比外人好，老了也可以伺候伺候。——若果你肯，他何三弟沒有不肯的，讀書人幾個不聽老人的話。——你只要肯，我拿東庄那三頃活水田陪送，衣裳，首飾，你點就得了。——可是你五姑啊——你不答應，俺倆可不起來！』

其實雄東的母親是三妞的親叔伯姑，三妞的人品和脾氣，她何嘗不知道，所以當他們老夫婦跪下求親時她原抱着不答應的決心。把什

麼事都推在雄東身上。只說兒大不由爺，她作不了主。可是聽到東庄的活水田，又想到三妞，那一百件布衫，一百條褲子的嫁裝時，她不知怎的耳朵竟軟了，面上的皮也不似先前繃得鼓似的立時說『快起來喇！咱老姊妹們的話好說』。等到他們起來拿了對荷包和大紅絲線腰過的元寶時，她就不做主的笑咪咪的，接受了。

『那末你爲什麼不願呢？』雄東的母親在院中竹牀上坐着問。說時話中已含了不少怒意。

『這還用問，三妞，比玉貞那一點。玉貞又能剪又能做，粗的細的，鍋上鍋下，那裏不行。到咱家六年，娘，就你說，她對誰紅過臉。再說還識字。她妮那原是四舅的人頭，四舅母那樣大年紀處處還要支應。四舅夫婦固然成年難得儘量吃過頓肉，可是她每天總是不吃



索的。就這樣還是今天鼓腮，明天撅嘴。那樣大的人連對鞋還捏不上。性情也就太溫柔了。去年秋天不是因為吃柿子同東庄方四家罵架。人品我也不說……年紀又這樣大。——玉貞剛死我就這樣忙……你願我不願。『雄東這樣的反抗着說。

是時月已升上東房脊，他面東坐，銀灰色的清光正射在他的枯瘦而慘淡的面上。

『你這小雜種！你娘說一句，你就說十句。什麼事都在命，王家女固然好，她爲什麼死呢。你命薄。你見誰家姑娘進門就帶着半個庄子。……我教你爹來……』她氣得只有喘氣的分兒。

『他媽的！你們這羣雜種一進了洋學堂簡直要不得了。虧得還只是個什麼鬼孫師範畢業。你不願成嗎？她婦原是娶來侍奉老子的。只要老的看中，就是好。你看中我和你娘看不中還不是送她回娘家。……』

：這混帳王八蛋非打個死活不行』。一個半瘦的年約五十來歲打着赤膊的老先生——雄東的父親——氣得鬍子都擻起來了，手中提隻大烟槍，從房裏跳出來。原來他正在房裏過癮，聽得他娘們說搯了，特意出來給他的老伴助威。

『舅同姪子都別生氣！雄哥不知道什麼，自然老人的話都沒錯的。雄哥出去吧，何必等着挨打呢？雄東的表弟，十五六歲的少年學生，這樣說着推着雄東出去了。』

說也奇怪，結婚那天他到玉貞墳上哭得死去活來。可是結了婚不到三天他竟高興起來，整天在房中陪那黑美人玩，學校的課也不去教了。他對人說她並不很黑只是不很白。雖然面上有幾點麻子，可是十個麻子九個俏，她要沒有麻子，怕還不會如此俏哩。只是因為她的脾氣太溫柔，他的小妹妹常常欺侮她。就如那天吃雞肉吧，那小妞子居然同

她爭起雞頭來，和她大罵了一陣。

他的朋友明夫本知道他很思慕玉貞，又知道他不願娶這位大表姐，所以他結婚後好久未來上課以爲他定是病了，特來家裏訪他。誰想他在客房中左等也不見雄東出來，右等也不見雄東出來。千喚萬喚可出來了却是紅光滿面得意洋洋的。明夫心中暗暗驚異，照例向他說『恭喜恭喜！真是新婚讌爾一步也不願離開，可知這位嫂夫人是才貌雙全的了。哈哈！』在明夫原是打趣他的，他却居之不疑，說『沒有什麼。可是她比玉貞有福像。人家都說娶一千不勝先，你說我怎樣。我現在彷彿在三伏天太陽下走了多少路驟到鋪子裏吃冰淇淋。這真是緣法。』緣法肉體？』明夫腦中突然生此異想，可是馬上這異想就化成微笑在他的頰上浮出了。

十四，八，三。

## 林先生的信

大琦

凡作過學生的都應該有這種經驗。在暮春初夏時節，每到午飯後便覺肢體酥慵，困得同懶貓似的。此時若遇到合意的功課，善于講解的先生，大家還可睡眠惺忪的勉強支持；否則十之六七都要去串演黃梁夢。

『雲想衣裳花相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國文教員顧老先生正打着三十年來練就的富有抑揚頓挫的調子，搖頭擺尾，高聲吟哦。他的年紀約在五十左右。頭頂半禿，寬頭額，尖下巴，面上綉紋既多，皮膚又極熬黑，看去竟同樹皮無大差別。

高中文科一年的教室原在東樓上，剛剛西偏的太陽恰好照了一屋子。雖也有風吹進來，但因時近初夏，久不下雨，些微涼意都沒有。顧先生本穿了件靛青家機布裏表新的夾袍，經此一晒，腦門上津津有味珠兒冒出來。順手在衣袋中抽出一條似白而灰的一尺半來長的手絹在額上抹了一抹，出了口長氣，仍然滔滔不絕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講作詩的妙訣，以及美人誤國的可怕。至於學生是在聽講，抑在瞌睡，他滿不在乎。

『當當』幾聲鐘響，接着樓上的鈴也搖起來，課堂上的空氣頓然爲之一變。未睡的學生宛如戍人得赦，已睡的學生也如死人聞了返魂香，馬上虎靈靈的睜開眼；偷偷的輕輕的將胳膊腿伸伸，預備送先生下堂。

『下次再講。』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溜。自習時要用

來念。腔調剛才我已範讀過了。』顧先生此時也只得收拾起書冊下堂，雖然他感到一點鐘的時間太短，深爲書講的少惋惜。

『下一堂可要抖搜着精神聽講了。林先生的英文。』馨如揉着剛睡醒的眼如此嘆。她似乎覺得上點鐘不應該消磨在夢裏；又似乎警告和她同病的同學。她是個天真爛漫，伶俐剔透，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臉兒同蘋果一般，有紅似白；頭髮剪得短短的披拂在肩頭；瑩色竹布褂子，黑哩噤方領長背心。

『自然，要抖搜精神聽喲！看教的人是誰！我們班上的事我全知道。馨啊別癡了，你看林先生，我表兄的神氣，同往日一樣嗎？老實說，一個人來了。』雄先用了譏諷和報復的口吻說。大約他是不耐煩聽馨如的話。他是男生中自命不凡的一個。別的不講，腳上的白

鞋，頭上的頭髮，比女學生們收拾得還要白，光亮。

『雄先別胡扯。平良心說誰對英文不特別留心些。緯雲不是爲英文不及格留級麼？什麼話呢！他的神氣的好壞與我何干？』羞和怒的情感竟將馨如蘋果般的龐兒變得賽似關二爺。氣憤憤的同他辯。

『雄先快告訴我。林先生的情人文漣女士來了嗎？你何從知道？』醒民素來本就愛管閒事，況且這又是先生的戀愛故事，自然像新聞記者刺探新聞一般打聽。

『快說！快說！』三五個男女學生都湊過來問了。

『我才知道呢。我的嫂嫂同她是至友，上禮拜她來我家了大半天。青洋縐衣裙，黑皮鞋，長四方臉，不很白，小眼單眼皮。我嫂嫂還同她開玩笑，問她那天發紅請帖；她羞得臉都紅了，嫣然一笑，就去擰我嫂嫂的嘴。』

『聽他的謊話，雄先生是扯謊的大王。他不把憑證出來，誰也別信。上次他不說方先生同劉先生要訂婚了？那有那回事。』馨如此時竟不願別人的非笑來駁雄先。原來她自聽了他的話以後，心中同插刀似的痛楚。明知雄先同林先生有親誼，說的話總有八成可信；林先生同文瀾的關係又極深，對於自己是時有情時無情；但總想證明她未來上海。

『你們看吧！今天下午開教務會議，開罷會他們都往一品香用晚飯。我表兄的東西我差不多都知道在那裏，明天準給你們憑證看。那時看馨……』

『先生來了！林先生！』大家都肅然歸位。

第二天晨禱的時候，文科一年的學生幾有一小半未到禮拜堂，雖



然他們知道領禮拜的洪先生將來會爲此責備他們的。他們爭着看雄先自林先生房中偷出來的信。因爲大家搶得太利害，雄先提議由煥章朗誦。

最親愛的亮兄：

爲了熱情的驅遣我竟踰越了重重牆壁去看你。滿想在此次聚談中乞得你的愛液灌溉浸潤我這將枯的心苗，不想事實上竟大謬不然。你對我不獨無誠摯的溫柔的表示，面含冰霜，話帶棘刺，最近來信中所表現者更冷酷刻毒萬倍。唉，二年不見，你竟換了一個人！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你屢次（在信及談話中）聲明，教我別記掛你。過去的恩愛儘可勾消。倘若我的意見真與家人接近，就照家人的主張做去。一切罪名你都擔當。你從此將一肩行李，飄泊天涯。你的心已同死

灰，名利愛憎都已不能動你的心。你這話也許是爲愛我而發。你甘心犧牲你艱難困苦所創造的愛，爲了愛人的幸福。你怕我一邊爲你，一邊爲母親，弄得左右做人難。但是聰明的你怎不爲聽者設想。你知道甘將整個的靈魂獻給你的人聞此將如何難堪。她覺得她的熱騰騰的心驟落在冰淵中；她猜你是以此言來要挾探試她，或者別有所愛借此與她絕交。親愛的人兒！若果你這話真爲愛她而發，她將五體投地向你表示謝意；我將爲我有了真知己而驕視一切人們。設若不幸真如她所猜度的，她從此將更感到人間的孤獨！一切一切都從此完了，七年的愛史，只是一場旖旎的春夢！「無端又作長安客，再續京華夢一場。」不過過去的是旖旎溫柔的夢，此後的是淒涼可怖的夢。古往今來多少英雄，才人，誰跳出此夢境？一日不能大解脫，便得任她（夢）做去！

在極無聊賴的時候我總喜歡揣測體察你我的心情。體察揣測的結果，我覺得雙方都在懷疑，都有誤會。你也許現在還不大厭我，其所以致怒的原因，大約生於嫉妬。怕我爲了學生及同事的愛將你捨棄。其實你這種懷疑若僅就他們那方面論，也未嘗不值得；不過你要知道我是曾經滄海的人。你爲我犧牲天倫間的愛情；你爲我當情慾如焚，熱血沸騰的時候抑制了一般人所承認爲難得抑制的衝動，在在都使我縉縉不忘。「千金買顏色，百金買氣力，萬金能買才與德，惟有同心買不得。」他們縱姿容出羣，富踰陶朱，著作等身，豈能比我的同心侶之萬一。親愛的人兒，你大可放心了。我原是個醜陋笨拙的人，又無拋棄一切來慰藉你的勇氣，棄之如遺，有何足怪。現已一瓣心香謹祝不久在街上見有個秀外慧中的少女在你身旁。亮兄，無論如何你總應設法將你

的心曲向我剖白一次，在此彼此都抱着不純潔的念頭中縱然敷衍下去也無意思。即如此次見面時，你雖未拒絕我同你握手，然而往日的微妙消魂的快感都完全喪失了。

我的性情是向來不能容人的，但看愛的分上，雖然你向我說了如此的刻毒的話，我終以一笑報之。可是此種微笑實哀於痛哭。在此一笑中我覺得我失敗了。我的愛人已不屬我了，爲希圖他同我重續舊歡，故如此赧顏獻媚。獻媚與愛人是光榮的，這是交換愛的新證書。反之，獻媚於棄我者，是屈辱，雖然不失爲溫柔敦厚者流。

你的事情能繼續下去很好。固然此時我不在心上，可是我還私祝你的生活安適愉快。我還要說句似矯情而實非矯情的話，我這一個僞君子（你心目中我定是此等人），也無留戀的餘地，還是犧



維持之煩惱時曾宣布過這種主義。『雄先說時向馨如瞟了一眼，似說看他們的情誼何等纏綿深摯，豈能容下第三者。是時馨如已聽煥章念信聽得怔了。只管將林先生近來對她的態度一一都仔細考量。所以雄先的得意話她都未聽見，不然怕又要鬧起來。』

『說不定喲！男子的心比風前飛絮還沒準！別的我也不知道，只看他上課時對：的淺顰輕笑就得了。林先生的什麼都好，就這點輕狂的態度我看不上。我：』蓮貞似嫉妬馨如又似可憐文漣的說。

『蓮貞姊，那末你明天去見文漣女士。將林先生在這裏的 Bob 都告訴她，省得她如此癡。』小華又覺得蓮貞的動氣似乎無意識的很，故如此打趣她。

『可不！』蓮貞慨然說。

『我們應該幫着林先生，看她們罵男子呢。』雄先，煥章，醒民

還同別的幾個男生嚷起來了。

『孟雄先少爺，林先生叫你問句話。』聽差老俞在課堂門口張了一張，同雄先如此說，『林先生說他丟了一件緊要的東西，問我們可見有誰到他房中去。我們說見孟少爺在那裏轉幾個彎子。』雄先問他可知道林先生爲什麼叫他的時候，老俞如此答應。

『豈有此理！你老俞真快嘴。』雄先生氣的罵老俞。『你們將信撕了吧，反正我見了他死不認他是我的表兄……』雄先一面走一面同同學們如此說。

## 我已在愛神前犯罪了！

夢騏：

真真的流年似水啊！孤獨而浪漫的我又在江南漂流半載了。論理說我此時該快活了。功課已結束了，不必再鑽日價提心弔胆爲學生讀書；而且不幾天可回家看我的愛我如掌上明珠的老母，我的溫柔而有才幹的愛妻。然而朋友喲！我的心境恰與此相反。家園的樂趣總打不動我留戀江南的沈鬱。我並非留戀江南山水的明秀，我是留戀，——你許要笑我了，留戀我的學生。我不知怎的，我雖然只和她們相處半年，除上課而外並無他種接洽的半年，她們的一顰一笑，都在我的腦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就是她們一個補講義的條子，我也拱壁似的



保存起來。其實這種舉動，真也無聊之極；我希望這紙條能引起我對她們的迴憶，苦酒般的回憶。

夢騏嘯！你也許不相信我以上所說的話。不錯，你是不會相信的，不獨你，任何人都不會相信。第一，因為我這個人是很無情的，往往大家共同欣慕的女性，而我却不將她放在眼裏。第二，碧瑛的溫柔明慧和她為我的犧牲都能繫着我的心，使我自然而然的對她真摯，對她專一。但是朋友！人性太神祕了，太自私了。素來不輕易為女性動心的我，今日竟為秋帆（我的愛門生）迷得不能自主。我明知此種念頭是對不住碧瑛的，縱然伊了解我，不說什麼。可是我不能否認我愛秋帆，我不能抵制我愛她的心情。

她是個什麼樣兒，你也許想知道吧。若就嬌豔俏麗方面論，這樣的人我也見了不少，不過她自有她的動人處在。她的身材不很長，是

嬌小玲瓏一派的。皮膚也不很細，可是白的雪似的。面盤兒上寬下窄的長形的，天庭極爲飽滿。眼睛那就別提了，提起我就要發瘋了，滴溜溜的好像澄澈的秋水中養着一塊墨玉，——其實這也說錯了，墨玉只能形容牠的黑而有光，那裏形容出牠的生動。總而言之，她的一身是天地間靈秀之氣所鍾，而她的一雙眼睛又是她全身中最靈秀的地方。雖然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是很愛修飾的。擦脂抹粉，畫眉貼鬢，無所不有；整天都打扮得客似的，她却未穿過什麼顏色嬌豔的衣服。我剛到這裏時春寒還未退，她總穿件玄青色的河南綢旗袍。後來天漸暖了，她總穿寶藍的，淺紫的，淡青的上衣，黑裙。入夏來總是穿白的。頭髮也是一把梳在後面，沒有其他花樣。粉似乎未擦過，就是擦也只是那保護皮膚的，因爲我看她的白是人色的白，不照那些『顧影自憐』的人臉白得同粉牆一般。不過這種裝束如加在別人身上，會教

人看去同老太婆似的，她呢經這樣一裝扮只顯得灑脫透逸。朋友喲！她不獨是閨房之秀，實兼具林下的風範啊。

她的作品你曾在我那裏看見過。其實那篇論文並非她的得意之作。固然在那篇文章中你可以看出她的讀書得間思想縝密的地方，但在她們那一班上像這樣的人還有三兩個，她的根底委實不怎樣好。她的得意之筆是爲她們班級友會編的短劇遺產。這篇所表現的人都是活靈活現的，寥寥數語將遺產的流弊都表現出來。朋友喲！我想秀外慧中四字，她真是受之無愧。

我發現她的可愛還是到校後一兩個禮拜的事。

你知道我今年還只二十多歲，她們都是十八歲起碼的女子。驟然將我擺在她們的面前拍手畫腳的講什麼建安文學的作風，李，何，

歸，唐的優劣，自然不免大難爲情而特難爲情。真難爲情啊！初上堂的五分鐘，我簡直不知應該講什麼？我只好低着頭，紅着臉，據我所知道的，留聲機一般向她們講。此時不獨她們聽書的神氣我不知道，就是她們都從後門溜出去我也不覺得，只要她們走時別有聲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會知道，她是怎樣的可愛。

我是這樣的發現了她這樣可愛的人兒。那天下午我從圖書館出來，從樓梯上往下走的時候，巧巧和她迎頭相逢。是時因爲天氣漸暖，她已脫去她的玄色旗袍，穿了件寶藍色呢夾襖，黑絨的方領背心，黑紡綢裙子白襪子，黑鞋子，也許是她因爲乍穿上新衣服有點難爲情（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許是別的原因（請勿誤會，我不是說她寵愛我，）她忽同我羞怯怯的一笑。朋友！一笑喲，我永不能忘的一笑！若非此一笑，我不知何時始發現她的可愛。若非此一笑，我許

不至感受這種說不出的留戀的哀感，許不至在愛神前犯罪。我感謝她，我同時也詛咒她。

現在此時我還不知她的尊名大姓，我還不知那本寫得整齊，做的又有條理的論文就是她的，雖然我覺『似曾相識』。大約在一笑後一個多禮拜，有一天不知怎的她上課很遲。因此，課後她便來到講台前，請我改出席簿上她遲到的符號。我因問道。『尊姓』。她說：『吳秋帆』。我聽了這話不覺心中突突的跳了一下，面上立刻發熱，不自覺的口中重了一句『就是吳秋帆！』她聽了這話，用了驚異的眼光對我望了望，就匆匆去了。

朋友喲！自此而後我知道她不只是花容月貌，而且是靈心慧性。我簡直着了迷。我怎敢將她當學生待。我將她供養到心坎上，將她當情人待：若果對我些微有點表示，我甘爲她碎骨粉身。我所以不敢對

她表示的，是我自慚形穢，不配邀她的青睞。爲了她我情願在下着大雨的晚上自東城往西去赴她們的詩學研究會。爲了她不修邊幅的我，也一天照上幾回鏡。爲了她晚間吐血，第二天早上收拾得頭光臉淨的去上課，我到課堂裏面，便先招呼她是否在座。若果瞥見了她，我便精神百倍，不獨講解時聲音宏亮，連一舉一動都要表示出我的伶俐；我總猜疑是打鐘的將下課鐘提前的打了。反之若瞥不見她我便像失了心似的，覺得室中空氣沈悶，一切都沒意思，一點鐘比一年還長。夢！從前我總訕笑你們，只要開會時有女學生出席你們總是在開會之前早一點鐘就出席，只要那班上有女同學無論那先生講得怎樣壞都不肯缺課，我常說你們一見女性骨頭就酥了；你們就忘了你。是老幾了。現在我方知這是不能自主的，造物造人時，特以此本能付人；我和你們也只是百步五十步而已。不過你們若見她坐那裏聽講時那種閑

靜而不羣的風神，聽見她的清晰而中肯的答話，你們總可原諒我如此發瘋。

你知道我和碧琰也是愛情的結合。我們中間向來絲毫隔閡都沒有。所以我給她的信中，也提到秋帆的秀美聰明，和我愛她的心思。她雖然極尊重我的自由，但到此心中也未免有點酸意。她來信說：

『只要她也愛你，你要同她親密下子也可以。我相信你不會因她忘棄了我們當年患難中結合的盟誓。其實就忘了，又有什麼要緊的？雙方的絕對自由，是愛情的重要的屬性。萬一有此事發生，也只能說是我的不幸；道德上決不發生問題。我謹祝你們的愛成功！』

朋友！你說她的措辭利害不利？我接到此信後，馬上回她封最懇摯的信，表明我的心跡。深夜中跑到院裏向上帝祈禱表白，我懺悔的

心情，雖然我素日是不信上帝的。我爲此請了一禮拜的假；我隨後上課時又將初見她們時的态度拿出來，在課堂上總不敢抬頭；她交來的本子我也不敢看，就封面上隨意畫上分數。總而言之，我用盡方法希望從此漸漸的將她忘却。

真的詛咒這次大考啊！夢騏，我費了一個多月的功夫可將心神漸漸收斂了，都爲此事弄得功虧一簣。不然我此時大可無牽無掛的回家了。

這全不怨我。因爲她是正對着講台坐的我不敢在講台上正坐，特地搬張椅子坐在教室之左角窗下。誰想冤家路窄，教務處將坐位調動了，她正坐在這一邊。我不抬頭則已，一抬頭便和她正打照面。可是監場與上課不同，你怎能老低着頭呢。第一次看到她時我心中感的說



不出的不安。像多年的老齋公驟然動了葷；又像碧琰在那裏滿眼含着怨氣望着。一次兩次之後我竟忘了我是誰了，像鐵被磁石吸着了是的，不獨不自主的要瞠她，甚且要往她跟前走；雖然我也知別的學生會因此奇怪的。

女性們到夏天本就特別動人；因為此時的衣服最單薄，週身的曲線美豔都顯出來了；最撩人的還有那身體上蒸發出的粉和汗混合的芳澤。她呢那天穿的是白如鷺羽，薄如冰絹的白夏布衣裙，白襪，白鞋；襟頭上還帶枝幽香四溢的白蘭花。漆黑的頭髮一把往後梳着，鬆鬆的挽個S髻；髻邊插一支碧玉的球形的簪子。低着頭凝神構思的寫卷子。那種態度真是雪樣聰明，水樣靈動，明眸皓齒，出塵絕世，如月下的白蓮是的。

她也許覺察出來我的意思。當大家都交卷出去，她一個在那裏仔

細推敲的時候（因我的考題是可自由發揮的且不主張搶卷），她的雪般的面上忽然起了陣紅暈。她又想偷看我，又怕羞。啊！啊！她這樣一來，我心魂更飄蕩了，我覺得她的雪白的面孔上加了點紅暈更顯得嫵媚，眉梢眼角，顯出無限深情；那種羞怯怯的態度，使人由敬生愛由愛生憐。我的血都沸了，心更跳個不住，我們男子的佔有的本能忽然發作了。我要向她作親愛的表示。我站在她旁邊看她寫字；用扇子替她扇；勸她不要急，慢慢的寫；我說：『只要她有空作，我總有空等。』質言之，平日極粗暴的我，此時算會體貼人不過了。要不是我的自慚的念頭還不曾消滅，我真要抱她，吻她了！然而我也試了幾試。

……

留戀呵！留戀呵！因為捨不了她，我留戀這個學校，我更留戀

江南。但是我此時還留戀什麼呢，除了保存此印象供他日的回憶；昨天我厚着面皮往學校找她，她的朋友熙華說她已同她的哥哥往上海了。朋友喲！我怎樣好呢？往上海找她吧，偌大個上海更從何處找起？回家吧！我已在愛人前犯了不忠實的罪，怎見我的多情多義的碧琰！……

擷蘋一九二五，七，二〇。

## 晚飯

因爲四年級今天下午開級友會，所以阿逸回來的較往日特別晚。是時天雖未大黑，但太陽已落盡，街上的電燈都在蒼茫的暮色中發出光亮。她豫料此時她家裏的飯菜定已弄好，碗筷定已擺上，爸爸，媽媽，么叔叔，定都在飯廳上坐着候她。甚至於他們等得不耐煩了，已經在吃，都說不定。不想事實上竟出於她意料之外。到家一看，不獨飯廳上黑漆漆，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就是書房裏也復如是。

『媽媽也出去了嗎？么叔！』她看見東廂房有燈光射出，知道么叔叔在家，遂站在書房外間如此問。本來今晚上的情形，在她看去，委實太離奇。因爲媽媽，爸爸向來不大一齊出門的；媽媽常說，家中

若不留個自己人看家，聽差，老媽，會將天翻個過。縱有時實在礙着朋友們的面子不得不同去應酬一下，也要於事前先告訴她，教么叔叔在廳上候她，免得她回來時，同失了窠的雞娃似的沒捉摸。

『媽媽沒出去。後面房裏躺着呢。』么叔叔隔着窗子回答她。

么叔叔這話委實給她了不少的安慰。因為據她的經驗，爸爸就在家，也不大照看她，只要媽媽在家，什麼事都有捉摸了。她得了這個好消息，便邁起步往裏面去，真怪，拉開屏風門一望，堂間同套間也是漆黑的。驀地一個可恐怖的念頭向她腦中襲來，她陡覺得屋內有王大媽說的紅眼，綠鼻子，四隻毛蹄子的怪物在窺伺她。

『媽媽！阿逸回來了！』她站在屏風外邊急急的叫。聲音已帶哭聲了。

『喂！我就在這牀上哩。這樣小的膽，阿逸這種賤脾氣我真討

嫌。『媽媽很烈烈的咕嚕她，說話時的聲音同傷風了似的。阿逸此時真有點嚇着了；怎的今天晚上一進門就碰壁？往常她一聽見阿逸嬌嫩的聲音在叫『媽媽，阿逸回來了，』便乖的寶的叫起來；縱不然，就連那個『喂』字裏也含了許多溫柔，慈和的母性的愛。

阿逸本是伶俐剔透的小姑娘，一聽見媽媽的話頭不順，便知此時不是撒嬌的時候，只得提心弔膽，穿過黑漆漆的堂間，摸到媽媽的床前。

『媽媽，你怎的這樣早就躺着呢？你的鼻子像不透氣是的！病了嗎？爸爸還沒有回來？』她在暗中摸着媽媽的手說。她所以如此說的原因，固然由於愛母心切，怕媽媽病了，只是還有一半是賣乖討好。

『媽媽怎的哭了，這裏這樣濕！』她摸到媽媽的雙頰時驚異的說。

『噉！鬼妮子，摸些什麼！誰哭了，剛才眼迷着了揉的。讓我起來點着燈，教吳媽開飯。么叔同你想都餓個差不多了。此時已有九點，我們先吃，不等爸爸。』她撲味的笑了。母女的愛竟戰勝了嫉妬心。

✻

✻

✻

✻

菜擺上了。一大碗清燉蹄子，一碗木樨湯，一盤榨菜炒肉，一碟什錦醬菜。因為爸爸不在家，么叔叔，媽媽，阿逸各據一方。

『菜做得真漂亮！不留點給三哥哥？他今天出去時沒說不回來吃晚飯？』么叔叔拿筷子去夾蹄子時如此對媽媽說。

『纔給他留呢！三天兩頭的晚上出去。現在索性連電話也不給家裏打，教人等到此刻。這樣熱的天誰愛下廚房？還不是他說了幾次好久沒有吃我作的菜，老吳作的菜太不中吃；我下午才到西單菜市辦了

些東西來，巴巴的弄了好久才弄好，面熱得同醬煨的似的。誰知人家不領情，拿我開心呢！自然對着心愛的人兒餓着，也比對討厭的人吃海菜席好。『她本裝了一肚子兩肋的氣，經么叔叔這一提，竟像黃河開口子似的滔滔的往外流：雖然面上還堆着笑。

『哥哥這個學期下午不是沒課？』么叔叔未聽出她的口氣，又因為這樣晚還未回來吃飯很掛念，故如此問了一句。

『喲！我那裏摸清他的底！下午出去時，他說是什麼韓雷博士來參觀，要他去招待；因為他在英國時同這位外國人研究過經濟學，我才信呢！』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此時雙雙坐在公園裏荷池邊細訴深情，是多樣自在！』她說時將頭一偏，表示他的秘密已被揭穿了。

『那天我在公園裏就見兩個人，一男一女拉着手在柏樹下散步。



誰想到跟前一看，原來是李老師同十一年級的高玉華。『阿逸是不知媽媽和么叔說的是什麼，因聽見公園二字，便來插嘴。

『小孩家多那裏嘴！』她瞪了阿逸一眼。她年來最厭聽的是情人們雙雙在公園，街上走一類的事。雖然當年她也同他走過。

『你么叔叔——可是我們現在說閒話呢——我未來京時，你三哥晚上回來的早不？晚的時候你也等他？』她笑着問他。

『他大約總是十點前後回來。有天到晚上一點半方回，我先睡了，教劉升等他。不過這晚上是去看俄國歌劇。』他恐怕第二句話惹出事來，所以補充了一句。

『喲！人家也真有興致。照我這樣一年到頭縮在家裏，戲園中人不餓死了！』她照例將小嘴一撇，表示輕蔑人的意思。『你見過他的女朋友沒有？姓胡的。我還見過像片。哼，真漂亮呢！兩人親着哪，

他將手搭在她的肩上，還望着她笑。『她覺么叔叔只是十五六歲的小孩；想在小孩口中討實話，所以更進一步的詐他。』

『他有沒有女友，我也不敢担保，不過我委實不曾看見有過女學生來找他。』

『媽媽，你看門旁好像站個人，還有影呢。』阿逸回頭叫吳媽添飯時看見個人影。

『好！我不在家你們就罵我！我今天就是同密斯胡吃的飯，我們還……最親密的表示……這是她送的像片。看你這醋缸怎樣辦！愛怎樣就怎樣，我都任你。』爸爸突然跳了進來，面孔板板的，兩眉微豎着向媽媽發作；並在衣袋中取出個信封來擲在她面前。

她一見他突然跳進來，本自吃了一驚；更兼他這凶很的態度，是她同他結婚以來數年中所未見的。剎那間面上由紅變青，由青變成灰

白：渾身直冷，一句話也說不出。

『你這狹促鬼！方俊生誰不知道，偏說是什麼密斯，……你看我收拾你！』她見那信是方俊生寄在學校約他今晚到忠信堂吃飯的帖子，又聽得他噗哧一笑，不禁把眼一斜，變嗔爲喜，跳起來去擰他的嘴。此時坐上有誰，她都忘了。

阿逸同么叔叔先本懔呆了；此時也相視而笑。

一九二六，六，五，北京。

## 潛悼

無微情以效愛兮，

獻江南之明璫。

——曹植洛神賦。

我怎敢用『悼亡』的心情來懷念你，你是我的嫂嫂，我的族兄的妻！我又怎肯不用這個有特殊意義的『悼』字，男女之愛，何必同室同穴方爲至極；況且我此時心際的酸楚，悵惘，恐奉倩神傷也不過如此！斷臂洞胸的創傷和馬蜂的一刺，同樣痛澈心腑；一念的戀慕，往往使人顛倒至死。我愛的愛便是馬蜂的一刺，一念的戀慕！

我們的愛是如此纏綿而飄渺。老實說，你果對我有愛否，你自己

曾意識到你在愛我否，我真不知道。就是我自己如此傾慕而敬重你，對於你的願盼談笑都深深鑄在心頭，也直到得了你的不幸的消息時，方真真確確的意識到我平日對於你的心情不是一般的傾慕或輕薄，而是可使人爲之犧牲一切的愛。不然何以當我懷中擁抱着我的情人時候，仍舊解除不了因你死而起的酸楚，悵惘。總之，你確偷了我的靈魂，雖然你許無意如此；至於你的靈魂曾否爲我偷來，你曾否意識到我偷過你的靈魂，我不敢說。因爲如果我倆易地而處，我先你而死，便感不到這種神傷的悵惘，便無由確切證實我是否做了愛的俘虜。你在永辭人間之夜，你的靈魂雖然不尋我而去尋珪哥；而在淒迷的往事裏，却未嘗沒有你愛我的證據。

縱然你的靈魂未曾爲我偷來，我對你發生了愛已算犯了罪。我所謂罪，自與一般道學先生們所見者不同。浪漫的愛神，根本上就不認

識人間的虛偽的道德。我之所謂罪者，是說我對於愛神不忠實。我不應該愛其他女子，我清清楚楚的意識着，我將我的整個的靈魂獻給了我的生命寄託者，我的情人微微，而且她也鄭重的以她的無價的珍寶來酬答我。誰想她以靈魂換來的珍寶是殘廢的，我曾於無意間獻給過別人；而且當她以愛神前的驕子自喜的時節，我正爲你低徊悵惘，不能自解呵！

設如你的靈魂也被我在無意中偷來，那末你的忠實的丈夫從你身上所得的只是個空虛的，沒有靈魂的軀殼；那末你之如花兒一般由鮮豔而衰殘而悄然墮地的原因，便是你由強制熱情而生的哀怨。在親族們看來，誰不羨慕你們一對人兒，你如此明慧溫柔，他如此練達忠誠。只爲多了個我，你們的情誼竟成被蟲蛀過的古樹；外面看來未嘗不根榮枝茂，那知其中久已空空。幸而他生性老練，素不以兒女柔情

介意，所以直到如今，他也許仍在繼續做他的好夢，然而你的美夢已自我偷得你的靈魂時被驚破了。唉，誰的罪過？

犯罪是人們所詛咒的，全體一致的詛咒。但不到自己身受責罰——尤其是良心的責罰——誰知道他自己也有犯罪的劣性根在；誰看見犯罪者當理性為感情所包圍時的最後掙扎；誰可憐在不知不覺間將靈魂失去了的人的悲哀！我不求天上人間的主宰原宥，我確犯了罪（對微犯罪，對你犯罪，對珪哥犯罪）。我何須求天上人間的主宰原宥，我未嘗有心偷人家的靈魂，我自己的靈魂却於不知不覺間被人偷去，待我發覺時，只有刻首鏤心的創痛！

可憐的人們，跳不出的樊籠，摔不碎的枷鎖！怕什麼，真情與真理永久同在。我此時只知捧出我的真的，熱的，的心獻給天上的你！

如果你始終忠實於你的丈夫，對我並無絲毫的戀慕，那是我侮辱了你的貞潔，請你把牠當作我的懺悔錄；如果你真愛過我，而以我的態度不明白爲憾時，你見了牠也可自慰於冥冥之中。

我們這段戀史實與你同珪哥的婚事同其始終。你來歸我家時，這顆愛子便於無意中播種了。

在你未嫁之前，我已久聞你的美名。我家的使女小芬，據說曾服侍過你。我同玲妹，尤其是我，最愛向她打聽你的一切。文小姐長，文小姐短，她說得竟使我爲之神經，你的容止性格以及閨房的情狀，我都可幻想出來。因此我往參與珪哥的婚禮時的心情，同往參與他人的婚禮時心情委實兩樣，道賀而外，還渴望着瞻仰你的丰采。我並且作了幾闋小詞賀他。此詞調寄昭君怨（唉！怎的我竟用了這個不祥的



調兒！）辭意頗豔冶，可惜此時已記不全，只記得『嬌怯欲無言，恁君憐』兩句而已。

我們的家都在鄉間，所以你同珪哥結婚時的儀式，十九還是遵依數十百年來的舊俗。按照我們鄉間的舊俗，新婦下轎後，上頭前，必有三種『生肖』是被忌的，而我的『生肖』便不幸就在這被忌的三種之中。當我從人叢中擠進新房看新娘時，你已脫去催妝衣，揭去『蓋頭』，上了頭，嬌嬌怯怯的，坐在床上。

是時你不過廿歲，恰是朵鮮豔的含苞待發的花兒；我也在乍成人後，對於性的意識仍在朦朧迷離之境。當我未同你見面之前，並不是沒有見過綺年玉貌的女子，但我對於她們宛如浮雲之過太空，充其量也不過如對名花好鳥，我的心魂從未因她們的美麗而振蕩過。然而你的美所啓示於我者却與她們大不相同。你的美使我的心魂驚喜振蕩；

從你的身上，我認識了女性的容色，姿態，神韻，甚至於靈魂深處的美。爲我別開個新世界的是你。假如對於異性的美的認識能算做種解悟，你便是指我的迷塗的名師。鮮豔的花兒不難得，而香色俱佳者爲難；俏麗的女子不難得，而美而韻者爲難。我的心魂何以爲你的美而如此驚喜振蕩，當時自然分析不明白，我的直覺所得的只是個驚喜，哥崙布探得新大陸般的驚喜；現在細想起來，拿歷年來我傾慕你的心情與當時的直覺相參證，大約我之不單在你的濃纖得中，修短合度的體態，而在你的端莊流麗，清雅絕俗的風韻。『芙蓉如面柳如眉』有何可貴？惟有『秋水爲神玉爲骨』者，方能使人『寤寐思服』。如以花兒來比你，我取芙蓉而不取玫瑰，玫瑰欠清；如以珍寶來比你，我取玉而不取寶石，寶石光輝外露，缺少含蓄。一般人也許以爲你的風采欠時髦，我却認爲你是個閨秀，你代表了中國女子所特有的美。

因為這次的識面播種下我對你的愛子，我的心魂曾爲你的美驚喜振蕩，所以那時所得的你的印象，我此時尚在保留着：你着的雪青色的衫裙，湖色的繡履，輕黃的絲襪；裙邊和衣角上均有綴珠串兒盤的花兒。頭上的首飾極少，一枝絹製的半開小花，一枝丹鳳銜珠的金釵。耳上的明璫是珠兒穿成的。面龐因小病新起，微嫌清減，與後來的豐澤紅潤者有些許不同。是不是？

我們鄉裏向來有鬧房的風俗。我和珪哥都是鬧房的能手。因五表兄結婚時，我同珪哥鬧房的故事，你也許聽珪哥談過。那天晚上我們將我們這個羣兒分成兩隊：一隊將新郎拖出去倒扣在書房內，一隊人用新娘的四個睡櫃，兩套新被褥鋪成個很舒服的『攔門鋪』。我們就躺的躺坐的坐盤據在這個床上守着房門，不許任何人出入。十二點後，新娘確是疲倦得支持不下去了，便由陪嫁來的女僕服侍她寬去外

衣睡下。我們見她睡了，我們也一齊躺下，却屏氣息聲的聽她是否睡熟。最後我們告訴那個女僕說，我們要去了，叫她去書房找新郎回來。她自然高高興興的離開新房。她這一去，新房內只騰我們幾個調皮的大男孩子，和個睡熟的新娘。我們於是擎起桌上的紅燭，輕輕的揭開新娘的繡帳，鑒賞這位睡美人。就實際上說，這位新娘並不美。五官雖還端正，皮膚並不白膩。不過女子到十七八歲時，都自有種特殊的嬌態媚態，尤其是純正無邪的，未和男性接觸過的處女。這種嬌媚的情態也許不及少婦的濃麗鮮豔，但牠是含蓄蘊藉的，有神秘性的，似是於極力掩藏之下而無心流露的；少婦之嬌媚則實在性增多，而神秘性減少了。尤其動人憐惜的是睡態。呵！少女的睡態！男子們見了少女的睡態而不涉綺思的，除非是心如鐵石，簡直是不近人情。你看她沈沈熟睡着，桃色的絨毯半掩着她的軀體，粉紅的襯衣，從窄

瘦的地方，可隱隱約約的看出她的身體上許多部分的曲線美來；鬢髮蓬鬆着披拂在額頰間；唇間的淺淺的笑痕可證明她夢中的甜美。還有，還有，說不盡！在這種情形之下，珪哥，琛哥等幾個年齡較長的都已看迷了，琛哥更向睡熟的新娘伸手作勢；我那時自然是『醜小鴨』不懂什麼，但心上也感種說不出的愉快是的。

你初婚的晚上，琛哥等又提議將調弄表嫂的方法來『炮製』你，但我暗將他們的計謀破壞了。這並不是我不希望看你的嬌媚的睡態，像表嫂那樣中人之姿，睡時的姿態還能引起無知無識的我佇視凝思，何況溫潤柔媚的你。我之不令他們的計畫成功者，是我的忌妬心作祟。也許這就是愛的萌芽吧，自從我的心魂爲你的美所振蕩而後，我認爲只有珪哥有領略賞鑒你的嬌態的權利；他前生修有這分福氣，做了你的忠實的保護者，你的終身的伴侶。我自己窺視了你的令人消魂的睡

態，對於你已經是種侮辱；何況他們這羣粗魯的男子。『他們看了她的嬌態並非對她和珪哥的侮辱，簡直是對我的侮辱，』我當時竟存有這樣的念頭。爲這一念所支配，我自動的犧牲了我要看你的睡態的好奇心，我對於他們的計畫陽奉陰違，待他們將床鋪妥後，我偷偷的將此事告訴琛哥的母親。她來新房將他們申斥一頓，大家也都覺得沒趣，夾着尾巴去了。這件事也許你已忘懷。你知道你那夜得同珪哥安生生的享受你們的最愉快，最美滿的良宵是誰的幫助？

是由於珪哥的寬縱我？是由於你的通脫？是由於你對我未免有情？我通通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許多向你討『人事』的客人中，我佔了最優越的地位，你以佩花貽我，又是我親手向你的胸前解得的！

我們鄉裏的舊俗，成婚的次日謂之『三朝』。這天早晨，新郎新

婦要盛服拜祖先，姑嫜，及其他來賀喜的親友。這大約即古人『廟見』的遺風。『廟見』而後，賀喜的親友大都散去，所謂『喜事』者就此算告個結束。在這『喜事』將次告畢，客人將散的時候，凡是新人的晚輩及平輩而年齡較新郎小者，都可向新人索些小『活計』或點心之類，作為帶回家的『人事』。那天我也照例隨着親友們到你的房內領取你們的賜與。當他們亂哄哄的你爭我搶向五伯母同珪哥要這樣的佩花。出我意外的，他竟慨然說：『耐要花？可以。俚坐勒裏廂，耐搭俚自家說去。』我真高興，立時撇開衆人，轉到裏間。那時你正傍着妝台坐着。大約因為方才拜人拜神拜得累了，你的可愛的丰姿中更攙了些動人憐惜的情調。你以左手托腮，低着頭看女僕摺疊床上方才換下來的衣服；見我走進來，忙打起精神來招呼。在這招呼中，我感到

你的寧願自己勉強掙扎，不願人前禮數有虧的性兒。

『耐格朵花送撥倪，阿好？恰恰搭珪哥說過，俚教倪問耐要。阿肯？』我立在你面前很輕的說。

『只要勿嫌粗糙。』雖然就只樣一句普通的客氣話，你說時的情態音調，竟輕柔飄渺的像豔陽時節日下花間的遊絲。

『難末，謝謝耐！請解撥倪。』

『……』你只嫣然報我一笑。

『對勿起，倪自家來解，阿好？』不知怎的，我覺得你這一笑對我似乎是一種誘惑。

『……』你還是不做聲，又報我一笑。

你對我這般放任，真使我覺得全身都是舒帖的。你坐着，我站着，我低下頭去，恰當你的胸間！中人欲醉的蘭息使我霎時間迷醉了，



我自己竟忘我身在何地，我的心突然勃勃的狂跳，（我第一次爲人心跳！）同時微微聽見你似乎也在嬌喘。

『啊呀！啥個解勿下！倪來替耐解，少爺。』我的手竟顫得連朵花都解不下來，旁邊的使女也代我急了。

『謝謝！解下來勒。』她的話使我如夢乍醒，愧不自勝，匆匆的取了花兒退到外間。

『看倪弄到個贈品！』我高舉着你的佩花給外間索『人事』的客人看；一面向人誇耀，一面借此掩飾方才的羞愧。（這也是我自己心羞，他們那裏曉得這些情形。）

『勿公平！格朵花實梗精緻！……』

『豈有此理，新娘戴過個物事，那哼讓俚一家頭佔有，還是大家公分！』

『對呀！一個人分一瓣亦是好格。』

『哼！有面子個人到處才有面子，勸新娘面前也有介大個面子！』

『勸瞎說。佢篤搭新官交涉去，是俚答應倪格。』在他們這七嘴八舌向我爭奪吵鬧的當兒，我一面辯駁，一面擺脫了衆人，得意洋洋的逃走了。

這朵花兒現在還在案頭。因懷念你，特地取出把玩。我得了牠後，便十襲藏於我的錦匣中。匣內有演的英文小簡，我與徵定情的照片。『美人之貽』，我的無價的產業，我老年殉葬的物品。

以上所敘的只是我們認識後，我對於你的心情，也可以說是你偷得我的靈魂的證據。至於你對我是否有愛，我究竟偷得你的靈魂否，那待現在敘述的事來證明好了。

你結婚的次年冬，你的小姑淑姊出嫁。照我們鄉間的舊俗，新郎來家親迎的時節，必要有四個未婚的男客作陪。這次淑姊的新郎，便是我同幾位親戚去陪的。

青年男女們都有這樣的脾氣：如果自己的他或她是合於自己的理想的，便要向朋伴誇耀；同時他們或她們又愛窺視評論別人的他或她。女子作了新娘自是萬目睽睽，作參與喜事者全體注意的中心；男子到女家作『新客』亦復如是。當我同着那三位陪客將新娘迎在廳上，在那裏揖讓進退，閒談調笑的時候，你同我的小妹妹玲及其他親族的女眷都在屏後窺視。說也奇怪，人家所注意的在『新客』，你注意的却是我！我的一言一動都能引起你的注意，你的趣味。例如：

『新客』面嫩怕羞，臉常是紅紅的，我說，『倬篤看新官格面孔紅得來，搭牆浪格紅緞喜幃直頭一式一樣。』這是多樣平凡的調笑，但你

竟覺得是辭令妙品。『瑩弟真會講閒話！玲妹，耐聽！』多呢，多呢，這種例子我也舉不清楚了。總之，玲妹說，你在姊妹們談話時，常常提及我——你的瑩弟！瑩弟！試問我們那裏的習慣可曾有稱『小郎』爲『弟』的？

玲妹的報告自然給我不少欣慰榮幸，我傾慕你，只怕你不睬我，現在你竟對我『垂青』了，還不欣慰榮幸嗎？也許你以爲這種特異的稱呼和贊許都出於無心，也好。無心更自然，那是我的靈魂已潛入你的靈魂深處了。而且我頗知自量，對着你的純潔而美麗的靈魂，我惟有珠玉在前，自慚形穢的念頭，得你一句稱許，已可使我畢生快慰，還求其他？

『分曹射覆蠟燈紅（用句），灑澌星眸意暗通；  
××××××××××。』

都在濃歡淺笑中。」

我這首『悼亡』詩的本事，你當曉得，記得。這是前年春初的事。父執的女兒朱女士來我家賀年，阿母特邀你來作陪。她本打算吃畢中飯即走，不想未到正午天氣已變，起初還是浙浙瀝瀝的下雪珠，漸漸的降起大雪，她只好打消前議。晚後，阿母將備了些小菜和家釀送到玲妹房中給我們消夜。朱女士原是放誕風流，不拘小節的人，你同玲妹更是自己家裏人，所以那天晚上，雖然席間多了我個青年男子，而大家部沒有絲毫拘束的情態。外面的風刮得呼呼的響，如波濤夜驚，如飢虎怒號；樓窗上的玻璃花喇喇，花喇喇，只是怪叫；雪下得更起勁，燈影之下，隔着玻璃望去，如扯棉花，如飛鵝毛，大者如掌，小者如錢，連翩飛灑，人的眼睛都隨着迷離了。天下的事物都是要有兩件相反的對照着，而後彼此的色彩方愈顯明，所以樓外的風怒

雪狂更襯得樓內的酒綠燈紅的生活的富麗溫磨。因酒性的刺激，大家談得越有趣；因談得有趣，酒也喝得更起勁。你說及你幼年同你母家的姊妹共讀競綉時的故事，如月夜聽流泉；朱女士談及巴黎人繁華富麗，金迷紙醉的生活，似海客說瀛洲；……一切，一切，在這種神經極端興奮之時，都成了旖旎的夢了。

酒撤去的時候，已是十一點了，但大家都無倦容。望望四壁如雪，充滿了橘紅色的燈光的房間；爐中熊熊融融的火燄；几頭案畔沈醉怒發的自梅山茶；瑩晶照人，數尺高的菱鏡，羅帳半垂，錦被橫陳的床鋪……坐在輕軟得不覺有東西的椅上，對着帶醉含笑，秀外慧中的人兒；誰都不免有『人生安樂，熟知其他』的頹廢，縱恣，浪漫的念頭，縱以寶貴的生命來博這剎那間的快樂亦所不惜，誰肯安安生生，老老實實，的休息去？

在大家都心迷骨醉，神魂飛越，要盡情享樂而想不出如何消遣長夜的當兒，玲妹在抽屜內尋出一副撲克。

『倪幾家頭就弄格個！』玲妹高興得如科學家發明了什麼新定律一般，在房間當中跳起來。

『好，好！』朱女士之附議，婉如斗方名士看見他們所捧的旦角出台演奏一樣。

『正好。只有格號東西好幾家頭一淘弄。勿然是一幹仔向隅，大家也無啥趣勢。不過倪是勿大會弄格，還要瑩弟隨時教教倪哩。』你的態度雖然不像她們的放縱，但興奮的神情已流露於眉宇之間，絕不似平日的端莊矜持。

『自然！自然！』我如此答應。玲妹在下首，朱女士在上首，我在兩邊，所謂『分曹射覆』的故事，便由此開始了。

現在很博時譽的某短劇大約有這樣的話：我每禮拜必打兩次牌，每月必裝一次病；不打牌再看不見人家的太太小姐，不裝病便領略不到女人的溫存。我初看這劇本時，並不覺得這話有什麼特別的意義，自從經過這次『分曹射覆』後，我方覺得這是作者經驗之談。這也許是可慶幸的，也許是可詛咒的，在嚴男女大防的中國社會還有這個場所（牌場），可使男女們領略到夫妻以外的性的安慰。我們因為家庭的關係，晤談的機緣自然很多，然平心而論，在平日談笑中，誰沒有矜持的地方。在你的貞淑無邪的性兒，自然處處要忠於你的丈夫；即在我——曾經對你起過握手的念頭的我，（這件事你大約不知道，有次我往你房看畫時，房內只我倆，我曾這樣想過）——一方畏人之多言，一方怕碰你的釘子，同你也未嘗有過過分的調笑。只有這個令人畢生迷戀的晚上，強烈的酒性，富麗而溫靡的境地，助長了我們的情慾，



使我們脫離了人生的實在的，拘謹的，醜惡的圈兒，跳進了神祕的，浪漫的，美麗的樂園。我倆對面坐着；我倆的目光時時碰到。我注視你時，你低頭一笑；待我假裝注意到牌上時，你又『嫉光眇視』，對我流盼。你的流盼的結果是我的注視；我的注視的結果是你的低頭一笑。你的流盼使我的靈魂頓時興奮；你的微笑使我的靈魂得到安慰。你的流盼常時廣及四座，然而我能用收電機的手段，將你送給她們的目光全付承受；你的微笑是表示對於我的靈魂的進攻的怯退，但我却覺得是我倆靈魂的融合。我的手曾接觸過你的手，在我發牌給你的時候；我的腳曾接觸過你的腳，當我指點你的錯誤的時候。你的連娟的秀眉，你的細膩的肌膚，你的柔語，你的巧笑，……朱女士同玲妹都笑我笨，將牌發錯，她們知道我的欣幸嗎？我鑒賞了你的各式各樣的嬌態——含有誘惑的，放縱的，平日人所不見的嬌態。這種情態，想珪

哥都不曾見過（他那樣老練的人也許並不想領略這種滋味）。在你那拘謹嚴厲的翁姑統御之下，對着那老成練達，素薄兒女閑情的夫婿，你的嬌態可曾顯示過？我可對珪哥驕傲，雖然名義上，物質上，你是屬於他的。呵！呵！我尚何求！我尚何求！

新年過了不多天，我便治裝北上讀書。半因交通的梗塞，半因對微微的依戀，直到去年暑假，我方回到故鄉。到家不久，南北交通又斷，我竟在家住了幾月。這幾月內，你因病魔的糾纏，我因情人的牽掣，我們的愛的園地內，並未放什麼鮮豔的花兒。在我給微微的信內，却有幾節是抒寫我因你病深而起悵惘。

「我已到家了。家人喜各無恙；只是我素所傾慕的族嫂却得了不治之症，悵悵！她的病已有年餘，其初只覺精神慵憊，飲食減少，後

竟日益沈重。我在學校時，玲妹已函告我，但不想竟沈重至此。今天在她家拜候了她的翁姑後，便請那位伯母帶我到她房內看她。她還是很講禮貌，見有客人來了，特令人將她扶起，靠在折疊的被上。此時原是盛暑，我們穿單衣還嫌熱燥，她却穿着薄棉衣。她的面龐本來同滿月一樣，而今下部却顯尖了。但是如果不是你看見她著的衣服與常人不同，而且倚在床上，起坐都要人扶掖，你總不會想到她是個病人，病得很重的人。她的顏色嬌豔極了，比平日還嬌艷，兩鬢的紅暈，直如酒醉或含羞時一樣。兩眼呢，因面盤兒清減了些，更顯得大了，滴溜溜的，真像盈盈欲流的水。病是很容易消蝕人的美貌的，只有癆病微異。她這種樣兒俗稱爲『臉開花』，是癆病深重時的現象。室內雖還很整潔，和她無病時相彷彿，但因增加了些盛藥，煮藥，吃藥的器皿，充滿春意的閨房，無形中添了些黯淡淒涼的色調。我搬了

個小梳兒坐在她的牀前，說了些勸她珍重將息的話兒，她只用含有無限悽怨的眼望着我，最後方斷斷續續的，囁囁着說：「謝謝耐！只是倪實梗格人，活勒搭死也無啥兩樣……」她說了這半句話，又似自悔失言，抬起頭來，望望那位伯母的神色，接着說：「……勿能夠侍奉晦媽，倒反勞晦媽照顧倪。」唉！她已病到這步田地，還如此細心；不細心行嗎？處在那樣的家庭積威之下。後來她又問及我倆的事，她說：「瑩弟總歸是有福氣格，……可惜倪——嚙撥格號福氣吃耐格喜酒。」不知怎的，我聽了「瑩弟總歸是有福氣格」一句話，覺得極不自安，彷彿作了什麼對不起她的事。我細細咀嚼她這句話的言外意，覺得她於自傷之外，還有怨抑的情味。」

「微微，我常說我不識愁，我今夜竟也感到渺如輕烟般的蒼茫悽惋的惆悵。爲什麼？還是爲那位族嫂。你看我那位伯父和伯母糊塗

不？那位族嫂的病分明是由氣悶得來的，他們不自責他們待媳婦苛刻，將她委屈病了，還是以爲她的病是厲鬼爲祟，請了些名僧高道來建醮捉鬼。今晚陪阿母阿妹在倚霞閣上閒坐，望見她家燈火輝煌，並依約聽見梵唄之聲，大約又在做佛事，四顧他處，却都是茫茫夜色。這種情景使我登時覺得，彷彿有種靈感啟示我，說，她的病已無醫好的希望，不久她就與世長辭了。我又從此感到人生的虛幻：虛名微利固然同水月鏡花終必成空，朱顏玉貌固然由盛而衰歸於黃土，卽兩性間消魂醉骨的柔情豔事也同春夢一般，在剎那間未嘗不旖旎溫磨，迨經過時間空間的剝蝕後，終必由明顯而暗淡，而輕輕的，漸漸的，霞散烟消！人生何必顛沛流離，方見身世之飄泊，接於目，聞於耳的生滅變化，色色空空，已是令人感到如浮萍泛海，前也茫茫，後也茫茫！一切都是虛幻，一切都要歸於消滅，她要消滅，我要消滅，微微也要消滅。

滅！下樓來，又尋着她作新娘時贈我的佩花，……唉！微微，我說什麼呢？你是多愁善感的人，當能體會出我心上的悽清的情味。」

因爲人事的牽掣，我又於前月初泛海北行。到我把事安置妥帖，同微微南歸時，你已獨瘞荒郊。我想往你墳上祭奠憑弔，又因土匪猖獗，被家人攔住了。唉！生不得密訴深情，死不得憑棺一痛，這真是我畢生的憾事。爲少補我這種遺憾計，我將各方面打聽你最後一剎那的情形。

據你家的使女鳳兒說，自從醫生巫者對於你的病都宣告束手無策後，你的翁姑已將你置之度外，彷彿世間已沒有你這個人存在，除了給你預備『後事』外，他們唯一的計畫便是如何能找得個母家華貴的，能生兒子的兒婦。（他們常常怪你沒有生過孩子。）珪哥因爲公務牽

掣，未回來看你，而且你的翁姑也不會把你病危的消息傳給他。因此朝夕伴你的，只有你的母親同鳳兒兩個。

你是廿八早晨去世的，在廿七晚，你的病並未發生什麼劇大的變化；你只說你自覺身子漸漸輕了，輕得同片葉兒浮在水上一樣；而且呼吸漸漸由粗而細，說話的聲音漸漸由高而低。你母親因怕深夜中驚動了你的翁姑，又同廿日晚那回一樣遭他們一頓搶白，故不令鳳兒報告他們，只灌些提氣養神的藥湯。

廿八黎明，你忽請你母親尋衣服給你換。她不了解你的意思，只勸你別勞神，好好養着。你說，你已知道挨不過這一天了，要在未死時，將衣服穿好，免得死後穿着不方便，穿得東歪西斜的不成樣兒。待她含淚將衣服預備妥當，你又令鳳兒給你弄水，要你母親替你擦身子。你說，你本不該勞動她，只是平日最討厭的是女僕們代人家年輕

主婦洗了身，便到處對人講她們看見的祕密；母親與女兒原是一體，生出時已給她看了。

最後鳳兒說：『一個人死個時候，千萬勦太清楚。太清楚子，死出來教別人亦看子難過，我替伊梳頭，只要一根短頭髮亂子，伊就勿對真。衣裳更是嚙處退班，一點點才要弄得齊齊整整。伊拉裏像要死，直頭像要到客氣親眷屋裏去。着好子，就搭伊娘倆話說話，勸伊勦傷心。伊一面話，一面出汗，漸漸子手亦冷勒，氣亦嚙力勒。等我叫老爺太太來，已經……』

『萬種相思向誰說』，『一生愛好是天然』，我的痴情，你的慧性，唉！

我數年來對你的心情，已赤裸裸的解剖出來。我初認識你時的驚



喜，春夜共博的消魂，見你病深後的憐惜，在你死後的哀悼。總之，我始終不曾存過愛你的心；我初見你時的驚喜，純粹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是我哥哥的妻，我何苦來破壞他的幸福。不過我終是個有生意的青年，我的靈魂還未爲道學家的酸氣腐氣薰透；況且愛的種子只怕不向人的心田種，只要牠落了土，牠都會滋生發育；因而有『射覆分曹』的目挑心招，有現在的不可名言的哀悼。你的態度却始終是若即若離，迷離荒忽。瑛弟的稱呼，春夜共博時的嬌憨的情態，固然是你的靈魂爲我偷來的證據，然而你在永辭人間之夜，不入我的夢，而入珪哥的夢（這是珪哥告我的）！我常常拿我自己和珪哥比，我的自私心總覺得你的性格和我近，和他遠。珪哥在名義上，物質上佔有你，我毫不忌妬，你對他的貞順，我也只有贊歎，然而最後的決定，在你心目中，只有他，沒有我川呵！這般虛無飄渺的愛！請你接

受我這懺悔罷，如果你始終未愛過我。不過——

但使月輪終皎潔，  
不辭冰雪爲卿熱。

一七，七，二一。



EPOCH MAKING.....

小梅：

今天家人都起遲了，早飯到九點半方吃。此時我心中真急，我怕『一個人』在S院候我。到院後只見同事們在，心中方放下，雖然心中不免惘然。

從S院回來，接到你七日來信。小梅，我的心也亂了。我早已知道我那次信會引起你的悲傷，試想一個人對他的摯友提出種要求——誠心誠意提出的——而為對方所拒絕，如何不傷心？不過我是這樣想，小梅，我待人素來不會作假，對你尤其是有什麼說什麼；我若不將我的意思很坦白的告訴你，是對不起你的，所以寫了許多使你不高興的

話。小梅知我愛我，要原諒我，不爲之悲傷方好。

你怕我把你『當作小孩子，把神聖的愛情當作騙小孩子的糖塊』。小梅，知我愛我的小梅，你知道我看了這話，心中是何等難受。小梅，我惟其不肯以『神聖的愛情當作騙小孩子的糖塊』，所以六七年來不知得罪多少人；我惟其不肯以『神聖的愛情當作騙小孩子的糖塊』，我方害這場小病；我惟其不肯以『神聖的愛情當作騙小孩子的糖塊』，我要你態度鎮靜，我怕『鮮豔的花兒』戰不過一切風霜，我不輕易答應你要求！你的過去的生涯我不知道，我是對於這類事情很明白的，現在我們說的一句話，寫的一封信，都是後日歡笑或哭泣的種子，我們於此要負責任。老實說，輕易以物與我者，亦輕易奪其所與我者轉與他人。我自己甘心抑住着我的情感而惹你難過，便是我對於這種事太負責任之故。小梅，知我而愛我的小梅，老實說罷，你看了以上的

話也許要嗤之以鼻，以爲我所與你者卽奪昔日與他人者。是的，此處何必諱言，梅旣知我愛我，我何必不直說，要他猜疑。在六年前，我是不知道『愛』的，而且怕在異性朋友間發生『愛』。但是我的心腸是很熱的，也可說是頗有俠義之風，我要犧牲我自己成全人家。某君雖然學問淺薄，但頗具才情，當時對我異常熱，因此我很想成全他，安慰他在人生塗中所受的苦惱。不意數年朋友的結果，他處處負我的期望；我於此發現我同他的志趣不合，我灰心之極！然而我自傷無知人之明，自尋這場苦惱，原想此生不再愛人，不想最近又遇見你。

我認識你——學問上的認識——是你在日報發表論文之後。但此時我想像的你許是『道貌岸然』的人，那知見了面却是個活潑的青年。我們的第一次談話後，我覺得你的態度似失之狂：後來寫了幾次信的結果，知道你是極天真的。你的真率的性格和我的真率的性格相感，

故我對你的作品爲不客氣之批評，然而此時我並未想到你會對我發生了『愛』。待你冒雪進城看我，信上說了些熱烈而纏綿的話，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我自己很吃驚，我又遇見了奇蹟，我的生命之流中又添了新水；我很怕，我怕我此後的生活將更痛苦，而且又害了你。在我這喜和怕的境地中，有人拆了你的信，此信又爲某君所見，他爲之病了，終於移入醫院——他原來對我的愛情還未盡泯滅。已謝的花兒是不能復上故枝，我對他此時的狀況，只有憐，沒有當年的熱情了——我自從感到他的志趣同我不合，我對他的熱情就被灰心驅走了。對於你呢，一方怕蹈從前之覆轍，一方不免夢想着這次可全始全終罷。因此，我願我們都以冷靜的態度繼續下去，經過較長時間之醞釀，然後再趨於親密。不意小梅竟誤會起來，唉！

我此時真感到『前也茫茫，後也茫茫』；情之所趨，將留待他日

告你的話都說了。你也許看此灰心，認爲我是個反復的人而將兩月的交誼一筆勾銷；那也好，免得天真而歡樂的你爲此一無可取之薄命女子而誤盡一生。也許你感激我的真率而更沈迷於『愛』之海中。小梅，知我而愛我的小梅，一切由你！一切由你！

此外我再要求你一件事：此信不可示人，此中話不可告人，能以此信還我更好。我對他雖無復熱情，然而批評他的話除你外不願他人知之。小梅真愛我，便還我此信。

心中因感情激動，又狂跳，奈何！奈何！

素秋。 八日下午三時



## 劫灰後記

劫灰是作者的第三小說集。她的小說分集大概視風格與題材而定，而風格與題材又可察命名與題詞而知。例如第一集的風格與題材可以『卷施』二字與『擣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二句表之，第三集可以『春痕』二字及『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二句表之。獨這第二集是合若干篇風格不同題材各異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個適當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名名全集，而題詞『我瞻四方，盪盪靡所騁』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總之，這一冊是『雜碎』。

各篇中有的在語絲莽原上發表過，（署沅君）；有的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過，（署易安）。只有潛悼及 Epoch-making …… 二篇是作者未

發表的近作。



一九二八，二，二五，陸記。

印 記



每冊實價三角半

著 者 吳 君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82

31117